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粵西遊日記四

丁丑（公元1637年）□二月□一日 夜雨達旦。余苦瘡，久而後起。然瘡寒體憊，殊無並州之安也。時行道莫決，〔聞靜聞決音，必定骨雞足山，〕且間帶骸多阻，余心忡忡，乃為二圖請於天寧寺佛前，得帶去者。余乃冒雨趨崇善，以銀界僧寶檀，令備蔬為明日起室之具。晚抵梁店，雨竟不止。 □二日 雨不休，午後小止。余市香燭諸物趨崇善，而寶檀、雲白二僧欲瓜分靜聞所遺經衣，私商於梁店，為互相推委計，謂余必得梁來乃可。而梁故堅不肯來，余再三苦求之，往返數四，而三惡互推互委，此不肯來，彼不肯去。及余坐促，彼復私會不休。余不識其展轉作姦，是何意故？然無可奈何。惟日夜懸之，而彼反以詭言交詈焉。

□三日 晨起，求梁一往崇善，梁決意不行。余乃書一領，求梁作見領者，梁終不一押。余復令顧僕求二僧，二僧意如故。乃不得已，思鳴之於官，先為移寓計。遂入城，得鄧貢士家舊房一間。乃出城，以三日房錢畀梁，移囊入城。天色漸霽。然此寓無鍋，市罐為晚餐，則月色皎然，以為晴霽可望矣。

□四日 早聞衙行躡履聲，起視之，雨霏霏如故。令顧僕炊而起，書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吳公。而是日巡方使者自武緣來，吳已往候於郊，顧僕留偵其還。余坐兩寓中，午餘，余散步察院前，觀左江道所備下程及宣化縣所備下馬飯，亦俱豐腆。還寓，顧僕以郡尊未還，請再從崇善求之。余復書，顧畀之去，仍不理焉。

太平、南寧俱有柑，而不見橘。余在向武反食橘數枚。橘與柑其形頗相似。

邊魚南寧頗大，而多，他處絕無之。巨者四五觔，小者亦二三觔，佳品也。鯽魚頗小而少，至大無出三寸者。

□五日 五更峭寒，天明開霽。自初一早陰至此，恰半月而後晴朗。是日巡方使者駐南寧，接見各屬吏。余上午往觀，既午，吳郡侯還自左江道，令顧僕以揭往訴靜聞事，吳亦不為理，下午出城覓車夫，復俱不得，忡忡而已。

□六日 明爽殊甚。五鼓，巡方使者即趨太平府。其來自思恩，亦急迫如此，不知何意。想亦為交彞壓境而然耶！然不聞其調度若何，此間上下俱置之若罔聞也。仍令顧僕遍覓車夫，終不可得。南寧城北狹西闊，北、東、南各一門，皆偏於角上，惟西面臨江，有三門。

□七日 再備香燭素蔬往崇善，求雲白熟而奠之，止索戒衣、冊葉、竹撞，其他可易價者悉不問。雲白猶委候寶檀回。乃先起窆白骨，一瓶幾滿。中雜炭土，余以竹筴逐一揀取，遂竟日之力。仍以灰炭存入瓶中，埋之舊處，以紙數重裹骨，攜置崇善寺外，則寶檀歸矣。見余索冊、撞，輒作盜賊面孔向余曰：「僧死已安窆，如何輒發掘？」以索自鎖，且以鎖余。余笑而度猜度之，蓋其意欲余書一領，虛收所留諸物也。時日色已暮，余先聞其自語云：「汝謂我謀死僧，我恨不謀汝耳！」余憶其言，恐甚，遂從其意，以虛領畀之，只得戒衣、冊葉，乃得抱骸歸。昏暮入鄧寓，覓燭，重裹以拜，俱。包而縫之置大竹撞間，恰下層一撞也。是日幸晴霽，故得揀骨涯濱幾近竟日，還從黑暗中，見沙堤有車，以為明日行可必矣。

□八日 早起則陰雨霏霏，街衢濕透。余持傘覓夫，夫之前約者，已不肯行。出沙堤覓車，車又不復得。乃還寓，更令顧僕遍索之城外，終無有也。

□九日 晨得一夫，價甚貴，不得已滿其欲，猶推索再三，上午乃行。雨色已開，陰雲未豁。出朝京門，由五公祠。東麓東北行。五里，過接官亭，有小水自西北注東南。又五里，越一岡，連涉南行小水。又五里，有一溪較大，亦自西北向東南注，此即嚮往清秀所過香象橋之上流也。蓋郡北之山東西屏峙，西撫於石步墟，東極於司叛之尖山，皆崇峰聯屬如負辰。其中南走一支，數起數伏，而盡於望仙坡，結為南寧郡治。又東再南走一支，南盡於清秀山而為南寧之下砂。此水其腋中之界也，有木梁架溪上，渡梁，遂登岡阜。又五里，越一最高岡脊，東下有泉一窟在脊畔，是曰高井。由是三下三上，屢渡小水，皆自東南注西北，始知其過脊尚在東，此皆其迴環轉折之阜，流自西北注者，即西轉而東南下木梁大溪者也。共四里，又越一岡脊而下，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，而實為西北來過脊以趨清秀者也。下脊又二里，再渡一溪，其流亦自西北注東南。過溪上岡又二里，為歸仁鋪，三四家在岡頭而已。又東北望尖山而行，七里為河丹公館，亦有三四家在岡頭，乃就飯焉。又東北行，屢涉南流小水，五里，一溪頗大，有木梁架之，至長於前二溪。其溪蓋自北崇山中來，有聚落倚其上流塢中，頗盛。越梁東上岡，是為橋村墟，數□家之聚。時方趁墟，人聲沸然。於是北望尖山行，又屢涉東南流小水，□二里，北渡一木梁頗大，又三里而至施並驛，日將晡矣，歇於店。

二□日 五更起，飯而行，猶味爽也。由施並東北行二里，為站墟。又一里，降而下，渡一溪，木梁亦長。越溪東上，共一里，逾一岡，已越尖山東北矣。途中屢越小水，皆北而南。又□二里，橫逕平疇中，其處北近崇山，南下平塢，西即所逾之岡，東則崇山東盡，轉而南行，繚繞如堵牆環立。又東二里，復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內，溪北大山之下，聚落甚盛，曰韋村。大山負辰立村後，曰朝著山。渡溪橋，東上崇岡即南下之脊，為清秀之東郡城第二重下砂也。按《郡志》，東八□里有橫山，高險橫截江河，蓋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聳起者也。宋置橫山寨，為市馬之所。又東北二里，有三四家在山岡，曰火甲鋪。於是北下行山塢間，四面皆山，水從東南透夾去。屢涉細流，五里，遂北折入山夾。兩山東西駢立，從其中溯流北上，共□里，山夾東處匯塘堰水，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處，兩崖山甚逼，乃名曰關山，土人又名曰山心。按《志》，崑崙山在郡城東九□餘里，必此地無疑。然詢之土人，皆曰崑崙關在賓州南，即謝在杭《百粵志》亦云然。按賓州南者乃古漏關，非崑崙也。世因狄武襄駐賓州，以上元饗士，夜二鼓被崑崙，遂以賓州古漏當之。至今在南寧者，止知為關山，而不知崑崙；在賓州者，皆以為崑崙，而不知為古漏。若崑崙果在賓州南□里，則兩軍已對壘矣，武襄□日之駐，二鼓之起，及曙之破，反不足為神奇矣。飯於氓舍，遂東北下山。一里，有大溪自北而南，其流湯湯，入自南寧境，尚無比也。蓋關山南北水雖分流，猶南下鬱江。於是溯其流北行山夾間，其山屢開屢合，又□四里，得百家之聚，曰長山驛。聚落在溪之西。其北有兩溪來會，一自西北，一自東北。二水會合，其北夾而成岡，有墟舍在其上，甚盛。乃渡其西北來之溪，陟橋登墟，循東北來溪之右溯之行。又□里，溪水自東北盤塢中來，路由北麓而上，得數家之聚，曰裡段墟，乃邕、柳界牌嶺之南麓也。蓋邕、柳之水以界牌嶺而分，北下者由思籠西轉武緣高峰嶺西入右江，南下者入鬱江。此界牌嶺南流之水，經長山而南，余以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。然土人云：「伶俐水尚東隔一山；此水出大中港，其港在伶俐之西」云。是日至裡段，約行六□里，日才過午，夫以擔重難行，且其地至思籠四□里，皆重山，無村可歇，遂稅駕不前。

二□一日 平明，自裡段北行，復下山，仍與北來水遇。

溯之入五里，水左右各有支流自山腋來注，遂渡一小橋，乃西北來支流也。又四里，又渡小橋，越溪之東，東北山夾又有支流下注。又北一里，始北上登嶺，西瞰其流自西夾中來，則裡段、長山大溪之發源處矣。北上半里，東入一隘門，其東有公館焉，是為邕、柳分界處。公館惟中屋為瓦，其門廡俱茅所蓋。館門東向，其前後環壑為田，而南北更峙土山。其水猶西墜館右峽中，蓋即前西麓登山時所見，東北夾支流下注之上流也。其隘土人名為界牌嶺，又指為崑崙關。按崑崙為南寧地，去郡東九□五里；茲與賓分界，去南寧一百二□里，其非崑崙可知。今經行者見其處有隘，遂以崑崙當之。故《西事珥》云：「崑崙關不甚雄險，其上多支徑，故曰：『欲守崑崙，須防間道。』」亦誤謂此也。又平行嶺夾，則田塍之東瀦而為塘。三塘連匯，共半里，塘盡，復環為田。（田）之南巨山橫峙，田之北列阜斜騫，而田塍貫其間，即過脈處也，其東，水北流矣。余切以小脈自北南過，及隨水東北下，抵思籠而問之，始知其水猶西北轉武緣南之高峰，而出右江，則此脈乃自南而北渡，北起為陸蒙山，迤邐西行，過施並尖峰，又西走而分支南結為南寧，其直西又西為羅秀，又西為石步，又西盡於王宮，則右江入鬱之東岸也。自過脈處又東半里，乃下，又半里，下抵塢中。隨水東北行，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，雲氣鬱勃，時漫時露。五里，漸抵尖峰之南，渡溪而北又二里，始見路左西山下有

村倚焉。又東渡溪，於是循溪東而北向行。三里，已出尖峰之西麓，溪流東翳麓趾，路乃盤崖北上。轉出崖北，二里，東北下，已繞尖峰之北矣。又行塢中二里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夾來，北與界牌之水合，有小橋，渡之，是為上林縣界。自界牌嶺來至此皆為賓州境，而是水之東又為上林境，以上林之思籠一驛孤懸獨界其中也。過橋，復東北升陟岡陀，四里抵思籠，村落一區在岡頭，是為思籠驛。按《志》，思籠廢縣，昔為南寧屬，不知何時割屬上林。其地東西南皆賓州境，惟西北五里至上林縣。〔驛南面曰高尖山；北面崇山並障，東曰北斗山，西曰曬曲嶺；遙山層疊正西者，曰陸蒙山。溪自界牌嶺東北至此，扼於北山，遂轉西南去。惟陸蒙隔於溪西也。〕

先是，雨色濛濛，初擬至思籠而止；及飯，而日色尚早，夫恐明晨雨滑，遂鼓勇而前。由思籠遂東下塢中，溯細流東行，一里，田夾既盡，復瀦水為池。其池長互一里，池盡復環陸為田，其南北皆崇山壁夾，南為高尖之東北垂，北為北斗之東南垂，其中夾而成田。共半里，即二山度脈之脊，水至是遂分東北與西南二派，東北者入都泥江，西南者入右江，〔為黔、鬱兩江脊，〕水之派至是始分。過脊，隨水東北行峽中，其峽甚束。又半里始降而下，有坊焉，復為賓州界。蓋賓州之地，東西夾思籠一驛於中，為上林南界者，橫過僅七里云。既下，山愈逼東，路益東轉，已越高尖山之東麓矣。按《志》：「賓州南四里五里有古漏山，古漏之水出焉。其關曰古漏關。」即此矣，然土人無復知者。隨水東又三里，山峽漸辟，又六里，漸出峽，始東望遙峰甚高，雙尖駢起者，為百花山。水折而北，路亦隨之，山乃大辟。六里，為雙峰洞，陽有廟東向，曰陳崇儀廟，乃把宋守陳曙者。依智高之亂，曙為賓守，以兵八千戰於崑崙，兵潰，經略狄青以軍法斬之，土人哀而祀焉。後韓都督征蠻，見有白馬朱衣而導者，知為曙顯靈，故拓而新之。其地亂山回伏，無雙峰特聳；若百花駢擁，雖望而見之，然相距甚遙，不知何以「雙峰」名洞。又北二里，有小水自西塢出，東注於大溪。又三里，乃渡大溪之東，溪乃東轉，路亦從溪南隨之。共東里，溪北之山東盡，溪南之山亦漸東轉而南，是為山口。其東平疇一望，天豁嵐空，不意萬山之中，復有此曠蕩之區也！東望五里，為丁橋村，又東里為賓州，皆在平楚中。謝肇淛云：「崑崙在賓州南里。」此何據也？

少憩山口，征三里路於途人。知者云：「當從此東北行，由北小嶺入，是為口村。其道為徑，可無賓州之迂。」時甫下午，日色大霽，遂由出口北渡大溪，從平疇中行。里，抵北界小山下。其山頗低，自山口之北迴環東北行，至此有村落依之。由村東又東北行五里，越山之北，復有塢自西而東，路橫涉之。二里，有水亦自西而東注，架小橋於上渡之。又北一里，直抵北山下，其山乃北第二重東行小支。又有水直逼山麓，自西向而東，架橋亦與前溪同。度橋即北向登山，山巔有堡一圍，名竹馬堡，乃二年前太平節推吳。署賓州所築，招狼兵五名以扼要地者。上山半里，又從山上北行半里，山北有水一塘，橫浸山麓，四面皆山峽環之。下山又半里，北望公村尚在塢北二里外，擔夫以力不能前，乃從山北麓東行半里，投宿小村。村不當大道，村人初不納客，已而一婦留之，乃南都人李姓者之女，聞余鄉音而款留焉。

二〇二日 是為立春日。晨起，陰雲四合。飯而北行田塢間。二里，抵北山下，是為公村。由村東越山而北，三里下及北麓，始見北向擴然，漸有石峰透突。蓋自隆安西嶺入，土山崇卑不一，皆純土而不見石，至此始復見崢嶸面目矣。於是復行平疇中，一里，北過一板橋，有小水亦自西而東。又北行四里，抵北小山下，有水從山下漱南麓而東，架橋渡之。遂穿山腋而北，於是北行陂陀間，西望雙峰峻極，氤氳雲表者，大明山也。其山〔在北斗山西北，〕為上林、武緣分界。按《志》，上林、武緣俱有鎮鄒、思鄰二山，為二縣界，曰鎮鄒而不及大明，豈大明即鎮鄒耶？又北五里，有大溪西自大明山東流而去，是又為賓州、上林之界，其水較古漏諸溪為大，故不能梁而涉焉。由溪北又三里，登一岡，是為思洛墟，賓州北來大道至墟而合。遂西北行，共二里過白墟，又三里為牧民堡，有賣飯於岡頭者，是為賓州往上林、三里中道也。又西北行里至開籠山，〔一名雞籠，〕已直逼北界石山下。由岐北入石山夾中，其山千百為群，或離或合，山雖小而變態特甚。〔有分三岐者，東岐大而高，中次之，西岐特銳，細若竹枝，詭態尤甚；有聳立眾峰間，卓高而直如簪筆者。〕由其西轉而北，入石山峒中。五里，北至楊渡，一大溪西自上林崇山中東流至此，直逼北面石山下，又有一溪北由三里山峽中南向入之，二流合而其溪愈大，循石山而東，抵遷江入都泥焉。方舟渡北山下，有賣飯者當道，渡者屢屢不絕，遂由其東湖南來溪西岸入峽。其峽或束或開，高盤曲峙，左右俱有村落。里，峽復大開，四山圍繞，中成大塢。有一峰當塢起平疇中，四旁無倚，極似桂林之獨秀、向武之瑞岩，更小而峭。路過其西，忽樹影倒垂，天光中透，亟東入之，則其中南北中迸。南竅復有巨石自洞頂當門外倚，界洞門為二，門內裂竅高數丈，闊丈五，直透峰北者五六丈。出北竅，其上飛崖倒覆，鸞騰而東，若復道回空，懸樹倩影。復入其內，又西通一竅，西北轉而出，其中宛轉，屢有飛橋上懸，負竇層透，又透西門焉。一峰甚小，下透四門，中通二道，亦瑯岩之具體而微者，但瑯岩高迥，而茲平狹耳。由岩北又北三里，為桂水橋，溪水自西北漱崖，而南崖瞰溪臨橋。昔有疊石為台，構亭於上者，曰來遠亭，今止存荒址矣。越橋東，又北二里，為三里城。城建於萬曆八年，始建參府，移南丹衛於此，以鎮壓八寨云。時已過午，稅駕於南城外陳隊長家。其人乃浙之上虞陳氏也，居此二〇年矣。晚日甚麗，余乃入城謁關帝廟，換錢於市而出。及就寢，雨復大作。

二〇三日 晨起雨止。既而日色皎然，遂令顧僕浣衣濯被，余乃作與陸參戎書，並錄《哭靜聞》諸詩械封信之，以待明晨投入。迨暮，日復墜黑雲中。

二〇四日 晨起，雨復作。上午以書投陸君。陸，鎮江人也，鎮此六年矣。得書即令一把總以名帖候余，余乃入謁，為道鄉曲，久之乃別。陸君曰：「本當即留款，以今日有冗，詰朝耑候耳。」蓋是日乃其孫伯恒初冠，諸衛官有賀燕也。余返寓，雨紛紛不休。陳主人以酒飲余，遂醉而臥。

二〇五日 晨起漸霽，余作程紀於寓中。上午，陸君以手書訂約訂余小敘，盡返所饋儀。余再作書強之，為受金谷秋香卷。下午，入宴於內署，晤陸君，令弟玄芝昆仲俱長厚純篤忠實，極其眷愛焉。

二〇六日 晨起，入謝陸君，遂為下榻東閣。閣在署東隅，喬松浮空，幽爽兼致，而陸君供具豐腆，惠衣襪補履，諄諄款曲，誼逾骨肉焉。是日，陸君出新舊諸報見示，始知石齋先生已入都，又上二疏，奉旨責其執拗，復令回話，吏部主政熊文學以疏救之。又知鄭峯陽之獄擬戍，復奉旨欲加重刑，刑部尚書任為鑄三級焉。至六月，錦衣衛以病聞。又知錢牧齋為齊人也上疏，以媚烏程，遂蒙迨入都，並瞿式耜俱下獄。撫寧侯朱國弼等疏攻烏程，六月間，烏程始歸，鄭、錢獄俱未結。

二〇七日 雨。

二〇八日 稍霽。陸公特同余游韋龜岩。岩在三里西里。

二〇九日 復雨。

三〇日 復雨。

戊寅（公元1638年）正月初一日 陰雨復綿連，至初六稍止。陸君往賓州，一日歸。

〇三日 游獨山岩，又小獨山。

〇五日 雨中往游周泊隘。隘在三里東二里五里。晚酌南樓，觀龍燈甚盛。

二〇七日 日同陸伯恒游白崖堡巖洞。洞在楊渡西，北向高洞三層，又東南向深洞，內分二支。入宿白崖哨官秦餘家。

二〇八日 陸公昆仲至，同游青獅岩。岩在楊渡東南，過渡四里乃至。其岩東西直透，東門平，西門高，洞內下甚寬平，上兩層中空透頂。西門內可望而高不可上，須由山北小竇攀崖而入，下臨西門之頂。又東入深奧，又北透重門，俱在絕壁之上。是日酌於洞中，有孫、張、王三指揮使同飲。既乃觀打魚於江畔，抵暮歸，乃病。

二〇九、三〇兩日 余臥病東閣。天雨復不止。

二月初一日 稍霽。

初二日 復雨。是日余病少愈，乃起。

初三日 雨中復往青獅潭觀打魚。先是張揮使言，青獅岩之南有雞籠山，亦有犬岩，故陸公以騎送余至此，命張往同游。張言雨中不可入，且久無游者，固阻余，仍冒雨歸。自後余欲辭陸公行，陸公擇三日為期。連日多雨，至初九稍霽。陸公命內姪劉玉池、嘉生昆仲並玄芝、伯恒各分日為宴餞余。因出演武場，伯恒、二劉為走馬命射。演武場周圍有土城，即鳳化縣址也，在城東。

□一日 早聞雨聲，余甚恐為行路之阻。及起，則霽色漸開。至晚，餞余於署後山亭。月色皎然，松影零亂，如濯冰壺，為之醉飲。

□二日日 色甚麗。自至三里，始見此竟日之晴朗。是日陸公自餞余，且以厚贖為饋，並馬牌、薦書相界，極纏綿之意，且訂久要焉。何意天末得此知己，豈非虞仲翔之所為開頭者乎？

□三日 五鼓，雨聲復作。既起，雨止，雷聲殷殷。陸公親為治裝畢，既飯，送至轅門，命數騎送余。遂東出東門，過演武場，抵琴水橋，伯恒與蘇友陳仲容別去。又一哨官王姓者以騎來，與劉玉池同送渡琴水橋。又東一里，北向入山，升陟坂壠，東北□四里，抵一最高石峰之麓，有一土阜西綴石峰之下，是為左營。營北一里有墟場，趁墟者多賊人。然墟無他物，肉米而已。又北行，皆東石西土。共七里，有石崖夾道，豎峰當門，乃金雞山也。透山腋二里，北復開間峽北去。又□里，為後營。營在西土山之上，東支則石峰參差，西支則土山盤錯。營於山巔，土山形如船。哨官楊迎款甚勤。欲往游東岩，以雨色復來，恐暮，乃止。

自舊年□二月廿三日入三里，至今二月□三日由三里起程，共五□日。

三里磚城，周回大三里。東西皆石山排列，自後營分枝南下，中有土山一支，至此而盡，又起一圓泡，以城環之。參府即倚泡建牙。城久頽，且無樓櫓，陸公特增緝雉堞，創三門樓。南門之外，又建南樓，以壯一方之形勢。又前，則東西二溪交於匯水橋，而獨山岩又中峙為下流之鑰，前又有獨山村之山為第二重鑰。

三里之界，南逾楊渡。抵雞籠山，北過後營抵分脊嶺，東抵周泊隘，共二□五里。西抵蘇坑，縱橫皆七□里。名「三里」者，以昔為賊踞，王文平八寨，始清出之，編戶三里：一曰上無虞，二曰下無虞，三曰順業裡。曾置鳳化縣，隨廢，後以南丹衛遷此，而設參府鎮之。田糧初輸衛收，後歸上林縣，而民以不便，復紛紛議歸衛矣。

三里以洋渡為前門，有〔李依〕江西自上林縣大明山發源，東流至此，橫為楊渡。渡之南則石峰離立，若建標列戟；渡之北則石峰回合，中開一峽，外湊如門，有小江自北而南，注於洋渡下流，〔即匯水橋下合流水也。〕溯小江西岸入峽，宛轉俱從兩界石山中，北行數里，兩界山漸開漸拓，中環平疇，有獨山村界其中，〔一石山中立溪西〕為外寨，又有獨山岩為內寨。於是東西兩溪之水前合而南去，北面石山愈開，土山自北而來，結為城治焉。城北土山中懸，直自後營西北天矯而下，至此而盡。其東西兩界石山回合如抱，愈遠愈密，若天成石郭，另辟一函蓋於中者，蓋西來之脊高峙為大明山，分支東走，環繞於蘇坑南北者，遂為西界之障；又北轉而東抵後營之後，乃中分土山一支，直南四□里而結三里，若萼中之房；其分支東度者，又南轉環繞為東界之障。故周泊、蘇坑兩處，為三里東西之腋，正中與城治相對。其處〔東西〕最拓，若萼之中折處焉。由周泊而南，漸轉漸合，至洋渡而西向臨溪，則青獅廟之後崖也。由蘇坑而南，漸轉漸合，至洋渡而東向臨溪，則白崖堡之東崖也。二崖湊合於洋渡，即所入之前門，若萼之合尖處焉。

東西兩溪，俱在兩界石山之內，土山自北後營盤伏而來，兩源遂夾而與俱。西界者，南至羅墟北，又合一繞城西，又西抵石村，合汛塘之水，乃東南出匯水橋下，合東溪。東界者，南至琴水岩東，又南出琴水橋，又合一東來之水，曲折抵東南石峰下，又穿流山峽中，乃西出而合西溪。二水合而南，經兩獨山，濛之，又〔南〕注於洋渡之東。大江西下，此水北下，合併東去。其西北之夾，即洋渡；東北之夾，為青獅廟後崖。

韋龜洞，在城西□里韋龜村。西由汛塘逾佛子嶺而北，其路近；北由羅墟轉石山嘴而南，其路遠。其中群峰環繞，內拓平疇，有小水自北而南，分流石穴而去。惟北面石山少開，亦有獨峰中峙若標。韋龜之山自東南中懸，北向而對之，函蓋獨成，山水皆逆，真世外丹丘也。數□家倚山北麓，以造紙為業，棲舍累累，或高或下，層嵌石隙，望之已飄然欲仙。其西即洞門，門亦北向。初入甚隘而黑，西南下數步，透出石隙，忽穹然高盤，划然內朗。其四際甚拓，而頂有懸空之穴，天光倒映，正墜其中。北向躋石而上，乳柱前排，內環平台，可布幾席；南向拾級而下，碧黛中匯，源泉不竭，村人之取汲者，咸取給焉。平台之前，右多森列之柱，幢蓋駢錯，紋理明瑩；左多層疊之塊，獅象交踞，形影磊落。其內左右又可深入焉。乘炬由右西向入，漸下漸歧，而南可半里，又開一壑而出。乘炬由左東向入，漸濟漸逾而北，可半里，又轉一竇而還。聞由右壑梯險而上，其入甚深；然覓導不得，惟能言之，不能前也。是岩外密中寬，上有通天之影可以內照，下有逢源之竅不待外求，一丸塞口，千古長春。〔三里雖岩谷絕盛，固當以是岩冠。〕況其外村居，又擅桃源、谷口之勝乎？

琴水岩，在城東六里琴水橋之北，中支土山東南盡處也。東溪自北環山之東。土山既盡，獨露石山一拳，其石參差層沓。山南亦有數家之村。洞在村西山半，其門南向。初入窪而下，甚欹側；北進數丈，乘炬逾一隘，轉而西，始穹然中高，西透明穴，北有暗竅；當明處有平石闊三丈，臥洞底如墜，可攀而憩焉。乘炬窮暗竅，數丈而隘，躋其上，亦不能深入。乃仍出至平石，躋西穴而出，則山之西面也。下山，仍轉山前，騎而周玩之。洞前稍下，其東亦開一岩，門亦南向，外高而中淺，村人積薪於中焉。其北又開兩岩，一上一下；上者在重崖，無路；下者多瀦水，然亦不能與前通也。

佛子嶺北岩，在城西七里汛塘村之西。佛子嶺者，石山自西分支而東，東為汛塘、仙廟諸峰，而嶺界其間，石骨嶙嶙。逾嶺而北下，則韋龜村西塢之水，南流而抵其麓，傾入洞焉。洞門北向甚豁，中迴環成潭，潭中瀦水滯澀，深不可測，潭四週皆石壁無隙。聞其南有隙在水下，大潦從北搗下，洞滿不能容，則躍而出於山南之崖。蓋南崖較高，水涸則瀦於北而不泄，中滿則內激而反射於外，其交關之際，則中伏云。門右穿旁竇，南抵潭東涯上。其上有石高蛩潭旁，上與洞頂不即不離，各懸尺許，如鵲橋然。坐橋而下而瞰深潭，更悠然也。

佛子嶺南岩，在佛子嶺之南。其門南向，前有石潤天成若槽，有橋橫其上。時潤中無水，即由潤入洞。洞外高岩層穹側裂，不能宏拓。北入洞，止容一人，漸入漸黑，而光滑如琢磨者；其入頗深，即北洞泄水之道也。蓋水大時北洞中滿，水從下反溢而出此，激湧勢壯，故洞與潤皆若磨礪以成云。

佛子嶺西北岩，在佛子嶺西北一里，其門東向。韋〔龜〕村西塢之水自北來，又分流一潤，西抵此洞前，忽穴地下墜。洞臨其上，外門高朗，西入三、四丈即止。洞南有一隙，亦傾側而下，漸下漸黑，轉向西南，無炬而出。聞下與水遇，循水西南行，即透出後山。乃知此村水墜穴，山透腹，亦與向武〔百感〕一轍也。

獨山岩，今名砥柱岩，在城南四里。此地有三獨山，皆以旁無附麗得名：一在溪東岸，與東界石山近，其山小而更峭；一在此山南五里，障溪而東環之，其山突而無奇；獨此山既高而正當其中，與向武之瑯山岩相似，省中之獨秀無此峭拔，亦無此透漏也。其岩當山之腹，南北直透。南門高迸如裂闕，其前有巨石，自岩頂分跨而下，界為兩門，正門在東，偏門在西南，皆有古木虬藤倒掛其上，輕風飄曳，濛濛飛香，甚異也。岩中如合掌而起，高數丈，〔闊一丈五尺，〕平通山後〔者五、六丈。〕上有飛崖外覆，下有湧石如欄，南北遙望，眾山排闥，無不羅列獻於前。岩之中分竅西透，亦轉而北，又通一門，其內架閣兩重，皆上穿圓竅，人下竅行，又若透橋而出者。此一洞四門相通，山甚小而中甚幻也。惟東向不通。其崖外又有一門東向，而西入深亦數丈，是又各分門立戶者。

小獨山岩，在城東南五里，與砥柱東西相向，夾小江而立。自砥柱東望，似此山偏與東界近；自此山西望，又似砥柱偏與西界近；自其中望之，其實兩山之去東西兩界各懸絕等也。山小於砥柱，而尖銳亦甚，極似一浮屠中立者。下亦通一門，有石跨其外而不甚高。西透小隙而上，懸崖之側，有石平時為台。其上懸絕處，有洞南向甚深，若能梯階而升，亦異境也。游砥柱日獨隨一騎導

而浮江，並盡此勝。白崖堡南岩，在城南□六里。由洋渡北岸溯江西行，轉入山塢則堡在其中。蓋其山南北回合，又成一洞天矣，洞在南山之上，重門北向，高綴萬仞之壁，自堡中望之，即在舉首間，而無從著足。岩下石腳外插，亦開裂成紋。初開捱數隙，如升層樓，而不知去洞猶甚遠；復出重之，而後覺檜樁枋者，無及於垂天之翼也。既而土人秦餘至，為秉炬前導，仍從山口出，循南山之東而轉其南始拾級上，得一門東南向，是為後洞，〔正對卓筆、青獅岩諸峰。〕由洞中東北上躋，乃暗而需炬，更轉而北，其上甚峻，遙望天光中透矣，益攀躍以升，得一隙僅如掌，瞰其外辟巨門焉，則上洞之下層也。隙隘不容側身向外，只可俯眺而已。從其內更上躋，透隘而出，則洞門岿然，北臨無地，向之仰眺而莫可及者，今忽身躋其上矣。此洞甚高，呼吸可通帝座，其前夾崖下陷，以木橫架而補其闕，即堪憩托，然止可憑攬諸峰，非久棲地也。仍從內隘下，再窺其外第二層洞，亦以為不可到矣。姑以杖從隙中投之，再由故道俯級直墜，抵前遙望天光處，明炬遍燭，於河北崖下得一穴焉。其口甚隘，亟引炬蛇行而入，其中漸高而成峽，其底甚平，數丈後宛轉東折，又數丈而北透，則其門北向高裂，有巨樹盤根洞中，偃出洞外，是為第三層洞。洞前平石如掌，上下皆危崖峭壁，轟懸無級。回首上眺，則層門重疊，出數□仞之巔者，即上洞與第二層洞也。稍懸平石而東，峽壁間有藤樹糾絡，乃猿升猿引以登。半晌，遂歷第二層外洞，前所投杖儼然在也。其洞深三丈，高五丈，嵌上下兩洞之間，而獨不中通，反由外躋。因為吟句曰：「洞門千古無人到，古乾虬藤獨為誰？投杖此中還得杖，三生長與葛坡，隨。」乃仍掛杖下，循平石篝火穿第三層洞入，再抵前遙望天光處，則仍還後洞腹中矣。蓋是洞如蹲虎，中空如腹，而上洞則其口也。第二層洞在其喉管之外，向從隙外窺處則喉管也。人從喉管上透，出其口，由喉管下墜，抵腹中。第三層洞為其臍之所通，故在腹之前。後洞乃其尾閭，故在腹之下云。

白崖堡南山下洞，在後洞之西三百步。洞門亦東南向，洞外高崖層互，洞內即橫分二道，一向西南，一向東北，皆稍下從窪中入，須用炬矣。從西南者，數丈後輒分兩層，下層一穴如井。由井下墜，即得平峽，西行三丈，又懸峽下墜，復得平窪，其中峽竅盤錯，交互層疊，乳柱花萼，倒垂團簇，不啻千萬。隨行胡生金陵人。折得石乳數□條，俱長六七寸，中空如管，外白如晶，天成白玉搔頭也。又有白乳蓮花一簇，徑大三尺，細瓣攢合，倒垂洞底，其根平貼上石，但懸一線，而實黏連處，蒂僅如拳，鏟而下之甚易。第出竇多隘，且下無所承，恐墜下時傷損其瓣，不忍輕擲也。盤旋久之，忽見明光一縷，透竅而出，井口亦如前，又在前井之南矣。又從上層西南入，其中石脊高下，屢見下陷之坑，窄黑無底，疑即前所探下層也。深入亦盤錯交互，多乳柱攢叢，〔細若駢枝，團聚每千百枝，〕與下層競遠。〔惟後營東洞，乳柱多而大，悉作垂龍舞虯狀，比列皆數□丈云。〕從東北者，不五丈，有北嵌之竅兩重，皆不甚深。東向攀崖而上，漸進漸曲，其盤錯亦如西洞，而深奧少殺之。

青獅南洞，在城南二□里，西南與上林分界處，路由楊渡過江，東南四里乃至。其山石峰卓立，洞在山之下，開東西二門。東門坦下，門高數丈，闊亦數丈，直透山西者約三□丈，平拓修整，下壁如砥，上覆如幔，間有石柱倒垂幔下。洞之西垂，又有石柱一隊，外自洞口排列，抵洞後西界，別成長樹；從樹中矚外洞，疏楞綺漏，牽幕披雲，又恍然分境也。西門崇峻，下有巨石盤疊為台，上忽中盤高穹。從台內眺，已不見前洞之頂，只見高盤之上，四面層回疊繞，如雲氣融結，皆有竅穴鉤連，窗楞羅列，而空懸無上處。從台外眺，則西面三岐之峰，卓筆之岫，近當洞門中央，若設之供者。由台北下，奧窟中復開平洞一圍，外峙巨石為障，下透中虛，〔若橋之度空。〕從此秉炬北入東轉，其穴大而易窮；東從腋隘直入，其竅狹而甚遠。計其止處，當〔不下□五丈，〕已逾外洞之半。此下洞之最奧處也。出小穴，復酌於西門之台，仰視上層雲氣疊繞處，冀一登，不可得。忽見其北有光逗影，知其外通，陸公令健而捷者從山外攀崖索之。久之，其人已穿入其上，從下眺，真若乘雲朵而卷霧葉也。既而其人呼曰：「速攜炬至，尚可深入。」余從之。乃從西門下，循山麓轉其北，復南向攀崖躋。山之半，有門北向。穿石竇入，則其內下陷通明，俯見諸君群酌台上，又若登月窟、捫天門而俯矚塵界矣。其上有石砥平度，石端懸空處，復有石柱外列，分窗界戶，故自下望之，不一其竇，而內實旁通也。於是秉炬東入，愈入愈深窅，然中辟亦幾二□丈焉。東入既窮，復轉西北，得一竇。攀而北上，忽倒影遙透，有峽縱橫，高深駢沓。攀其東北，有穴高懸，內峽既峻，外壁彌削，只納光暉，無從升降。更從奧窟披其西北，穿腋上透，又得一門，平整明拓。其門北向，其處愈高，吐納風雲，駕馭日月，非復凡境。其北腋尚有餘奧，然所入已不甚遙。由其門出，欲緣石覓磴而下，其下皆削立之壁，懸突之崖，無從著足。乃復從洞中故道，降出至懸台下瞰處。諸君自下呼噪，人人以為仙，即余亦自以為仙也。條明條暗，條隔條通，條上條下，條凡條仙，此洞之靈，抑人之靈也？非陸公之力，何以得此！

青獅北洞，在青獅潭北岸。青獅潭者，即洋渡之下流也，江潭深匯，為群魚之宮，乃參府之禁沼罟網所不敢入者。其北崖亦多穹門，與南洞隔江相對。余雨中過此，不及旁搜。又西為青獅廟。危峰西南來，抵水而盡。洋渡之水從西，三里之水從北，至此合流而東，峰截其灣，愈為岿嶮，廟倚其下，遂極幽闕焉。

堡北岩，在城南□二里〔巨〕堡之北。〔堡南去洋渡僅三里。〕其門東向，中深五六丈，後窪而下，不能深入。

獨山村西北水岩，在城南八里大路之西。洞門東向，前有石路，中跨為橋，蓋水發時自洞溢出也。洞倚西山下，洞口危石磊落，欹嵌而下，其中窅然深黑，不能懸入也。

砥柱岩西峰水岩，在城南四里。有峰岿突於砥柱之西，高不及砥柱，而回列倍之，上冒下削，〔其淋漓痕，儼若黃熟香片側立。〕其南多空裂成門，而北麓有門北向，兩崖如合掌上並。其內深窅，有光南透，若甚崆峒，第門有瀦水溢於兩涯，不能入。幾番欲以馬渡，而水下多亂石，騎亦不前。

後營東山洞，在城北四□里，即後營東界石山之西麓也，去後營四里。中又有小山一重為界，山坳中斷處，有尖峰在前，亦曰獨山，則其西護也。直抵東山下，有石筍一圓云。

仙廟山，在城西四里，西面石峰之最近城者也。石峰中懸，三面陡絕，惟從西南坳中攀崖上，則三里四境盡在目中。昔有村民登山而樵，遇仙得道，故土人祀之。

汛塘浮石，在城西五里汛塘中。汛塘者，即仙廟山之塢也，自仙廟山前西接獅子坳。塢中有塘長數里，水漲時洪流漫衍，巨魚逆流而上，土人利之，故不疏為田，而障為塘。有石壑一區當塘之中，上浮如敗荷覆葉，支撐旁偃，中空外漏，水一潭繞之，石箕踞其上，又如數梁攢湊，去水不及三尺，而虹臥雲嘘，若分若合，極氤氳蜿蜒之勢。其西北里餘即汛塘村，倚北山之下。

周泊隘，在城東二□五里，東界石山之脊也。隘當脊中，南北崇崖高壓，雲氣出沒其中，逾隘而東，即為遷江境。其東北石山內，為八寨之羅洪洞。東南石山內，為馬場洞。

汛塘後塢石洞，在城西七里。西山東來，過佛子嶺分為兩支，一支直東為汛塘村後峰，一支北轉為韋龜山。二山之東北又環成一塢，東以仙廟山為前障，中有支峰對。其麓有洞，門東向，前有水隔之，內望甚深，土人云中：「可容千人。昔其西有村，今已鞠為草莽。」所向東峰之上，亦有洞，門西向，高懸欹側，亦翳於草莽，俱未及登。

三層閣在參府廳事東，陸公所新構也。長松環蔭，群峰四合，翛然有遺世之想。松風亭在署后土山之巔，松蔭山色，遙連埤垧，月色尤佳。余下榻於〔三〕層閣，幾至忘行。陸公餞余於松〔風〕亭，沉醉月夜，故以終記。

三里：一曰上無虞裡，一曰下無虞裡，一曰順業裡。八寨：西界者曰寨壘、都者、剝丁，東界者曰羅洪、西與左營對。那良、古卯、古鉢、何羅。

三鎮：中曰周安，北曰蘇吉，西南曰古鵬。

貫八寨之中者，南自後營，北抵周安，極於羅木渡。其中有那歷、玄岸、藍澗、橋藍諸村，南北□餘里。昔乃順業裡及周安之屬，今為八寨餘黨所踞。八寨交通，而三里之後門不通矣。

三里〔周圍石峰，中當土山盡處，風氣含和，獨盛於此；土膏腴，生物茁茂，非他處可及。〕〔所藝禾穉特大，恒種一郭，長倍之，性柔嘉，亦異庶土所植。〕畜物無所不有。雞豚俱食米飯，其肥異常。鴨大者重四斤而方。此邦鯽魚甚艱，長僅逾寸，而

〔此地〕獨有長四五寸者。三里出孔雀。風俗：正月初五起，□五止，男婦答歌曰「打跋」，舉國若狂，亦淫俗也。果品南種無丹荔，北種無核桃，其餘皆有之。春初，枸杞芽大如箸雲，采於樹，高二三丈而不結實，淪其芽實之入口，微似有苦而帶涼，旋有異味，非吾土所能望。木棉樹甚高而巨，粵西隨處有之，而此中尤多。春時花大如木筆，而紅色燦然，如雲錦浮空，有白鳥成群，四面翔繞之，想食啄其叢也。結苞如鴨蛋，老裂而吐花，則攀枝花也，如鵝翎、羊絨，白而有光。雲泗城人亦有練之為布者，細密難成，而其色微黃，想雜絲以成之也。相思豆樹高三四丈，有莢如皂莢而細，每枝四五莢，如攢一處，長一寸而大僅如指。子三四粒綴莢中，冬間莢老裂為兩片，盤縮如花朵，子猶不落。其子如豆之細者而扁，色如點朱，珊瑚不能比其彩也。余索得合許。竹有中實外多巨刺者，叢生而最大；有長節枝弱不繁者，瀟灑而頗細；如吾地之聳節虛中，則間有之而無巨者；又一種節細而平，僅若綴一縷而色白，可為杖，土人亦曰粽竹，出三鎮之蘇吉；其地亦有方竹，止在下數節而不甚端。

□四日 晨起，陰雲四布，即索騎游東岩。岩在東石峰之麓，由獨山入隘，度土山一重，共三里抵其下。有石筍一圓，傍石峰西麓，岩在石筍之上。〔遙見當峰半，一門西向高懸，則西洞後穿別竅。〕由南麓上躋，有兩門並列，暗洞在東，明岩在西，二門俱南向。先入明岩，中高敞平豁，後一石蕊中懸。穿蕊而入，〔下墜小穴，上則垂乳窈窕，圍成龕，極玲瓏纖幻。龕中圓且峻，貯水一池，沉映崖壁，光影上照，紺碧奪目。〕轉門而西，又開一門，西向，亦明豁高爽，下臨絕壁，〔即前從塢中遙見高懸者。〕其內與南門轉接處，石柱或聳而為台，或垂而成龕，攢合透映，真神仙窟宅，雕鏤所不能就者也。仍出南門，從其東北向，僂僂入暗洞。〔門外隘中窪，〕少下，洞遂穹然，篝火北入數丈，則玉乳倒垂駢聳，夭矯繽紛，〔底甚平。〕由其腋透隙而入，〔岐而西，峽東隙皆不數丈盡，惟直北逾隙進，內復寬。〕少東轉，垂柱益多。平底中有堆石一方，土人號為「棺材石」，以形似也。更入，〔從石東北轉，石坡高下，乳筍參差立。披竅北入，復辟一最巨室，乳柱迴環，闔辟莫測。〕從此西北穿隘而下，其入甚遙，聞深處有溪成潭，下跨石為梁，上則空〔明〕透影。時誤從東轉，竟從別竅仍下堆石傍。欲復入覓西北隘，而易炬已多，恐一時不繼，乃從故道出。聞此洞東通邕江，雖未必然，而透山而東，即為那良賊寨之地，未知果有從出處耳。余所入止得三四轉，度不及其□之一二，然所睹乳柱之瑰麗，無過此者，此洞既以深詭見奇，而西畔明岩復以明透表異，合之真成二美矣。

出洞，仍下山西北行，一里半抵獨山。從其北而西，又一里半，飯於後營。楊君統營兵騎而送余，遂下山北行。東西兩山，一石一土，相持南下，有小水南流於其中，經後營而南，金雞隘之北，乃西南墜壑而去，即琴水橋之上流也。從此北望，直北甚遙；南望則金雞石峰若當門之標。後營土山頭南尾北，中懸兩界之中，西南走而盡於三里，遂結為土脈之盡局云。北行八里，有土脊自西而東，橫屬於兩界之中，則南北分水之脊也，南入於楊渡，而北遂入羅木渡焉。逾脊北二里，為那力村，又三里為玄岸村。二村俱在東石峰之下，昔皆民居，今為八寨賊所踞矣。又北三里，水從直北去，路西穿土山之腋。一里西下，則土山復東西夾而成塢。又北□里，是為藍澗，俱賊村矣。賊首藍海潮者，家西山下。有澗從其前北流，溯之而行，北一里半，有石山突於塢東，由其西麓逾小坡，即為周安界矣。又二里，一村在東山麓，曰朝藍。前澗中有潭，深匯澄澈，自是而北，遂成拖碧漾翠之流，所云「藍澗」者，豈以此耶？藍澗本三里之順業裡屬。今南抵那力過脊之地，俱為八寨餘孽所踞，而藍海潮則其魁也。朝藍昔本週安屬，今北抵周安亦俱為諸藎所踞，並周安亦岌岌矣。由朝藍隨澗東岸又北五里，轉而東逾土山，北下一里，復行塢中。三里，出塢。又西行一里，始見前溪從土山西畔北注，與石山西峽之澗合而東來，遂有湯湯之勢。涉溪北上，溪亦折而北，不半里，是為周安鎮。數家之聚，頽垣敗址，在溪西岸，而溪東膏腴俱為賊踞，不可為鎮矣。所云鎮者，是為周安，其西南為古鵬，其北曰蘇吉，總名三鎮。蓋界於八寨之中者也。今周安僅存，古鵬全廢，惟蘇吉猶故，昔有土鎮官吳姓者，以青衫居賓州，未襲其職。其子甫襲而死。後委哨官及古零司。兼攝之，而古零鞭長不及。前年，八寨賊由此劫林庫銀，為上林縣官所申，當道復覓吳氏之遺孤仍襲。其孤名承祚，才□二歲，父即前甫襲而死者。其外祖伍姓者號娛心，乃賓州著姓，游大人以成名者。甫自賓州同承祚到鎮，見周安凋敝，以承祚隨師卒業於蘇吉。而伍適返周安，見余至，輒割牲以餉。蓋楊君昔曾委署此鎮，見其送余，非直重新客，猶戀舊主也。是晚復同楊、伍二君北二里游羅隱岩。岩在鎮之西北隅，乃石峰西斷處。蓋大溪南經周安之前而北至此，有土垣一周，為舊賓州南丹衛遺址，乃萬曆八年征八寨而鎮此者。後衛移三里，州移故處，而此地遂為丘墟，今且為賊藪，可恨也。按《一統志》，羅洪洞在上林縣東北四□五里，為韋旻隱居之地，則羅洪昔亦上林屬，而後淪於賊者也。由土垣北直去為蘇吉、羅木渡大道，由土垣西向入石峰隘，有數家倚隘側，為羅寨村。村前石峰特起，巖穴頗多，但淺而不深。其西麓為羅隱岩，岩橫裂如榻。昔有儒生過此，無托宿處，寄棲此中，題詩崖上，後人遂指為羅隱。其題句鄙俚，而諸繞戎過之，多有繼題其下者，豈以其為崔浩耶？是晚還宿周安，作謝陸君書界楊。

□五日 早雨霏霏，既飯少霽，遂別楊君，伍君騎而送余，俱隨大溪西岸北行。〔石峰西突路左，峰四面多開穴竅，中空，第高莫能上。北又有荔枝岩，深黑，須炬入，聞中有荔枝盆。〕於是東西兩界俱石峰，無復土山中間矣。〔先北涉一小水，又北涉一澗，水皆東向入大溪。共四里，小峰當塢立，嵌空多穴，乃下流鎮山，亦如三里之獨山，但南北易位耳。〕北六里，山峽中拓，聚落倚西峰下，是為蘇吉鎮。伍君留余入頭目欄，令承祚及其師出見，欲強飯；余急辭之出，乃以多人送余行。又北三里，又有土山突兩界石山中，於是升陟高下，俱隨兩石山之麓，而流溪漸薄迫近東界，相去差遠矣。又北□五里，則一江西自萬峰石峽中破隘而出，橫流東去，復破萬峰入峽，則都泥江也。有剝木小舟二以渡人，而馬浮江以渡。江闊與太平之左江、隆安之右江相似，而兩岸甚峻，江嵌深崖間，淵碧深沉，蓋當水涸時無復濁流滄漫上色也。其江自曲靖東山發源，逕沾益而北，普安而南，所謂北盤江是也。土人云自利州、那地至此，第不知南盤之在阿迷、彌勒者，亦合此否？渡江而北，飯於羅木堡，乃萬曆八年征八寨時所置者。堡兵五□餘家，其頭目為王姓，泣而訴予，為土賊黃天台、王平原所侵，近傷其人，攜其貲，求余入府乞示。余以其送人少，不之許。其地已屬忻城，而是堡則隸於慶遠，以忻城土司也。賓慶之分南北，以江為界。堡北，東西兩界石山復遙列，而土山則盤錯於中。北復有小江，北自山寨而來，循東山而南入都泥。路循西畔石山北上二□里，有村倚西山之麓，曰龍頭村。村後石山之西，皆瑤人地。蓋自都泥江北，羅木堡西已然矣。龍頭村之東有水，一自北來者，永定之水也；一自東來者，忻城之水也。二水合於村前，即南流而合羅木下流者也。又北二里為古勒村，村在平塢中。村北三里，復逼小山西岸行，又五里，有小村倚西峰之麓，又有小水西自石峰下湧穴而出，東流而注於小江。截流渡小水北，又東上土坡，是為高陽站。是站在小江之西，渡江東逾峰隘而入，共□五〔裡〕而抵忻城；溯小江北五□里抵永定，又六□里而至慶遠，亦征八寨時所置。站乃忻城頭目所管者。是日共行五□餘里，以渡羅木難也。

□六日 晨起，陰如故。夫自龍頭村來，始縛竹為輿，既而北行。□里，東西兩界石山中土山漸無，有石山突路左，小江由其東，路出其西。又北□里，西界石山突而東出，是為橫山，乃忻城、永定分界處也。緣山嘴盤崖北轉，巉石嶽崎，中獨淋漓滑淖，間有行潦停隙中，崖路頗高而獨若此者，以上有重崖高峙，故水瀝其下耳。然磊石與密樹蒙蔽，上下俱莫可窺眺。間從隙間俯見路石之下，石裂成潭，碧波淵澄，涵影深闊，又或仰見上有削雲排空之嶂，透叢而出，或現或隱，倏高倏下，令人恍惚。既北，兩界石山猶拓而北。又八里，有石峰一枝中懸，塢分而為二，其一通西北，其一通東北。余循西北塢溯流入，又五里，復有峰中突，小江緣其東出，路逾其西入。又二里，有數□家倚中峰之北，是為頭奎村以中突峰形若兜背也。飯於頭目何姓者家。自橫山之北，皆為山寨今作三寨地。弘治間，都御史鄧遷瓚奏置永定長官司，長官韋姓，隸府。既飯，日色忽霽。北向塢中行，始循東界石山矣。五里，抵永定司，即所謂山寨也。土官所居村在西界石山下，欲留余止宿，余以日才過午，不人而行。漸聞雷聲隱隱。又北二里，西截塢而過。塢中有石潭，或斷或續，涵水於中，即小江之脈也，水大時則成溪，而涸則伏流於下耳。於是復循西界石山而北，又五里，有峰當塢立，穿其腋而北，塢遂西向而轉，於是出又成南北二界矣。其時黑雲自西北湧起，勢如潑墨，亟西馳七里，兩大至，避之石壁堡之草蓬下。石壁堡在北山之麓，堡適被火，欲止其間，無宿處。半晌雨止，乃西二里，逾嶺坳，此乃東西分水之脊也。南北俱石山如門，逾門西出，始擴〔然〕大開，中皆土阜高下。循石峰之西麓，北向升陟土阜，其上多迴環中窪，大者如

塘，小者如井，而皆無水，俯瞰不見其底。〔水由地行，此其中墜去，一如太平府所見。〕北行五里，始下土山塢中。其水東北去，路復北透石峰之隘，此處又石峰一支自西而東。一里出隘，又一里，於東峰之麓得一村，曰草塘，乃馮揮使之家丁也。頭目曰東光，言其主在青塘，今且往南鄉。余以陸君書令其速傳去。是晚宿東光欄上。

□七日 天甚晴霽。從草塘北行，其地東西兩界復土出排闥。先從東麓橫過西麓，塢中有水成塘，而斷續不成溪，亦猶山寨之北也。塘之北始成溪流，路從其西。從西峰北行五里，有山中塢突，水由其東，路由其西。入峽二里，東逾一隘又一里，復北行七里，又一小水橫互兩山北口，若門闕然。由其西隘出，於是東西兩界山俱北盡，其外擴然，又成東西大塢矣。西界北盡處，有石突起峰頭，北龕獨有紅色一方內嵌，豈所謂「赤心北向」者耶？又北竟土坂五里，乃下墜土夾中，一里抵夾底。又從夾中行一里，得五蛭橋，有水自西而東出橋下，其勢頗大，乃土山中之巨流也。逾橋北又三里，復有石山一支自西而東，穿隘北出，其東即為南山寺，龍隱洞在焉。有水自其東谷來，即五蛭橋東流之水，至黃岡而分為二流，一東逕油羅村入龍江下流，一西北經龍隱之前，而北過慶遠東門入龍江。出隘北又皆土山矣。又五里，抵慶遠〔府之〕南門。於是開東西大夾，其南界為龍隱、九龍諸山，北界即龍江北會仙、青鳥諸山，而江流直逼北山下，江南即郡城倚之。其城東西長而南北狹。從城南西抵西城外，稅駕於香山寺。日才午，候飯，乃入城，復出南門，抵南山，游龍隱。先是，余過後營，將抵藍澗，回顧後有五人者追而至。問之，乃欲往慶遠而阻於藍澗不敢入，聞余從此道，故隨而往者。楊君令偕行隊伍中。及楊君別去，一路相倚而行，送至香山寺乃謝去。及余獨游至此，忽見數人下山迎，即此輩也，亦非慶遠人，俱借宿於此。余藉之束炬攜火，先游龍隱，出，又隨游雙門洞。既出，見此洞奧而多不能卒盡，而不忍捨去。乃令顧僕留宿香山，令一人同往取臥具，為宿此計。余遂留此，更令兩人束炬秉火，盡探雙門二洞之奇。出已暮，復入龍隱，令兩人秉炬引索，懸下洞底深阱。是夜宿龍隱。

□八日 天色晴霽甚。早飯龍隱。僧淨庵引，由山北登蝨蛇洞，借宿二人偕行。既下，再飯龍隱，偕二人循南山北西行二里，穿山腋南出，又循山南西行一里餘，過龍潭。又西一里，渡北流小溪，南入張丹霞墓洞。遂東北五里，還飯於香山寺。復令一人肩臥具，隨由西門入，北門出，渡龍江，北循會仙山西麓行一里，東上山又一里，游雪花洞。又里餘，登山頂。是晚宿雪花洞。其人辭去，約明日來。

□九日 五更聞雨聲，迨曉而止。候肩行李者不至，又獨行探〔深〕井〔岩〕，又從書生鮑心赤從雪花東坳下，游百子岩。仍上雪花寺飯。有出下臥雲閣僧至，因乞其導游中觀，東閣諸勝，並肩臥具下二里置閣中。遂攜火游中觀、東觀、丹流閣、白雲洞，午餐閣中。下午，還香山寺。

二〇日 人候馮，猶未歸。仍出遊西竺寺、黃山谷祠。

二〇一、二〇二日 皆有雨，余坐香山寺中。抵暮，雨大作，徹夜不休。是日前所隨行五人，俱止南山龍隱庵，猶時時以一人來侍余。抵暮，忽有言其一人在洞誘牧牛童，將扼其吭而挾之去者。村人來訴余，余固疑，其余行亦行，余止亦止，似非端人；然時時隨游扶險，其意慙慙，又似非謀余者。心惴惴不能測。

二〇三日 雨猶時作時止。是日為清明節，行魂欲斷，而沽酒杏花將何處耶？下午，馮揮使之母以酒蔬餉，知其子歸尚無期，悵悵，悶酌而臥。

二〇四日 五鼓，雨聲猶潺潺，既而聞雷，及起漸霽，然濃雲或開或合，終無日影焉。既而香山僧慧庵沽酒市魚，酌余而醉。及寢，雷雨復作，達旦而後止。

二〇五日上午猶未霽。既飯，麗日晶然。先是，余疑隨行五人不良，至是卜之得吉。彼欲以兩人從余，先界定銀與之市煙焉。又慧庵以緣簿求施，余苦辭之；既而念其意不可卻，雖囊中無餘資，展轉不能已，乃作書貸之陸君，令轉付焉。

二〇六 日日晴霽。候馮揮使潤猶不歸，投謁守備吳，不見而還香山寺，再飯。同僧慧庵往九龍，西南穿陸中，蜿蜒排石而過。五里，越北流溪，至丹霞遺蛻洞，即前日所入者。仍下，繞其東麓而南，回眺遺蛻峰頭，有岩東向高穹，其上靈幻將甚，心欲一登而阻於無路。又東南約半里，抵東峰之北麓，見路兩旁皆水坑流貫，路行其上，若橋樑而不知也。其西有巨楓樹一株，下有九龍神之碑，即昔之九龍祠遺址。度其北，是昔從龍隱來所經平岡中之潭，而九龍潭則在祠南石崖之下，水從其中北向經路旁水坑而出為平岡潭者也。

九龍洞在郡城西南五里，丹霞遺蛻洞東南。其山從遺蛻山後繞而東，其北崖有洞，下有深潭嵌石壁中若巨井。潭中下橫一石，東西界為二，東小而西巨，東水低，西水高，東水清，西水渾。想當雨後，西水通源從後山溢來，而東則常潏者也。西潭之南，石壁高數丈，下插潭底，〔潭多巨魚。〕上鏤「九龍洞」三大字，不知鏤者當時橫架杙木費幾許精力？西潭之深莫能竟，曰垂絲一絡，亦未可知，然水際無洞，其深入之竅當潛伏水底耳。洞高懸潭上三丈餘，當井崖之端，其門北向，東與「九龍洞」三字並列，固知此鏤為洞，不為潭也。門頗隘，既入乃高穹。峽南進，秉炬從之，其下甚平。直進〇餘丈，轉而東，下雖平，而石紋湧起，屈曲分環，中有停潦，遂成仙田。東二丈，忽下陷為深坑。由坑上南崖僂僂而出坑之東，其下亦平，而仙田每每與西同。但其上覆石懸乳，壓墜甚下，令人不能舉首。披隙透其內，稍南北分岐，遂逼仄逾甚，不得入矣。仍西出至坑崖上，投火坑中諦視之，下深三丈餘，中復有洞東西通透：西洞直入，與上峽同；東洞則橫拓空闊，其上水淙淙下滴，下似有潦停焉。坑之南，崖平覆如棧，惟北則自上直插坑底。坑之裂竅，南北闊二丈，東西長三丈，洞頂有懸柱倒蓮，恰下貫坑中，色潔白瑩映，更異眾乳。俯窺其上久之，恨不攜梯懸索，若南山一窮奧底也。〔東三百步，又有岩北向，深〇餘丈，在東峰崖過脊處。〕

九龍西峰高懸洞，在丹霞遺蛻之東頂，其門東向而無路。重崖綴石，飛突吼嶮，倒攀雖險，而石嵯峨，指可援而足可聳也。先是，一道者持刀芟棘前引，一夫篝火種後隨，而余居其中。已而見其險甚，夫不能從，道者不能引，俱強余莫前。余凌空直躍，連者數層，頻呼道者，鼓其速登，而道者乃至。先從其北得一岩，其門東向，前峽甚峻，中通一線，不即不離，相距尺許；曲折而入者三丈，其內忽穹而開；轉而西南四五丈，中遂黑暗，恨從夫不以火種相隨。幸其下平，暗中摸索又轉入一小室，覺無餘隙，乃出。此洞外險而中平，外隘而中扁，亦可棲托，然非高懸之洞也。高懸處尚在南畔絕崖之上，虧蔽不能仰見。稍下，轉崖根攀隙以升，所攀者皆兜衣鈎發之刺棘也。既上，其岩亦東向，而無門環回前列，高數丈，覆空若垂天之云。而內壁之後，層削而起，上有赭石一區嵌其中，連開二門，層累其上，猿猴之所不能升也，安得〇丈梯飛度之。時老僧慧庵及隨夫在山麓頻頻號呼，乃仍舊路下。崖突不能下睇，無可點足。展轉懸眺，覺南上有痕一縷，攀棘側肩循之。久之，乃石盡而得土，懸攀雖峻，無虞隕墜矣。下山五里，還香山。返照甚朗，余以為晴兆。既臥而雷雨復大作，達旦不休。

二〇七日 雨止而起。余令人索騎欲行，而馮揮使之母令人再留日，已三往促其子矣，姑允其留。既而天色大霽，欲往多靈，以晚不及。亟飯而渡北門大江，登北岸上觀者閣，前為澄碧庵，皆崖危石飛突洪流之上，就而結構成之者。又北一里，過雪花河下，乃渡溪，遂西向入石山峽中。轉而南，登嶺坳，遇樵者問之，此上有牛陣洞，非三門也，三門尚在北山。仍出，由南來大路北行二里，過一古廟。又北，有水自西山麓透石而出，其聲淙淙，東瀉即前所渡自北而南小溪也。又西半里，循西山轉入西塢，則北界石峰崔嵬，南界之山又轉而為土矣，中有土岡南北橫屬。又半里，逾岡西下，則三門岩在北崖之中矣。乃由岐北向抵山下，望其岩上下俱危崖，中辟橫竅，一帶垂柱，分楞齊列於外。拾級而上，分抵岩東，則石瓣駢沓，石隙縱橫，皆可深入。而前則有路，循崖端而西，其岩中辟，高二丈餘，深亦如之，而橫拓四丈餘，上下俱平整，而外列三石，界成四門，俱南向，惟中門最大，而左腋一門卑伏。言「三門」者，舉其大也。西門巖壁抵此而莫前，其上石態更奇；東門穿隙而出，即與東偏縱橫之隙並；而中門之內，設神像於中，上鏤「靈岩」二字。由神像後穿隙北入，宛轉三四丈，逾皮攀而上，中有一龕，乃岩中之奧室也。出岩而東，披縱橫之隙，亦宛轉三四丈，始辟而大。東逾石闕而上，其內上下平整，前穴通明，另成一界，乃岩外之奧室也。透其前穴出，有石高擎穴前，上平如台。其東又有小隙宛轉，如簇瓣蓮等，披之無不通也。由台前小隙下，即前循崖端而西路。復從崖端轉石嘴而

東，稍入，有洞門內辟。其門亦南向，中深數丈，彌備幽深之致。乃仍舊路下，即沿山麓東還，北望山坳間，有岩高懸絕峽之上，心異之。乃北向望坳上，攀岩躋崖以升。數百步，逾坳間，乃炭夫樵斫者所由，而懸岩尚在其東，崖壁間之藤棘叢密，側身難度。乃令隨夫緣枝踐級，橫過崖間，不百步而入岩，余亦從之，岩前懸峽，皆棕竹密翳，而洞當轉峽之側，上下懸峭，其門西南向，頂崇底坦。人五六丈，當洞之中，遙望西南銳豎尖峰正列其前，洞兩旁裂峽分瓣，皆廉利查合。洞後透石門而入，其內三辟三合，中連下透，皆若浮橋駕空，飛梁駢影，思各躋其上，不知何處著腳。乃透入三橋之內，其中轉寬而黑。從左壁摸索而上攀東崖，南出三四丈，遂凌內梁之東。其梁背刀削而起，不堪著足。而梁之西亦峻石柱頂，另隔成界，不容西渡。又南緣東崖，凌中梁之東，其不可度與內梁同。又南緣東崖凌前梁之東，則梁背平整，橫架於兩崖之間，下空內豁，天設徒楨。其背平架之端，又有圓石尺許聳立其上，儼若坐墩。余以為人琢而置此者，捫其根，則天然石柱也。渡梁之西，又北轉入峽門，即中內二梁西端之石所界而成者。其內有又東豁而下通梁後，又西剝而透穴中。入穴中，又拓而為龕，環而為門，透而為峽，下皆細砂鋪底，〔平潔如玉，〕但其中已暗而漸束，不能深入。仍出至前梁之西，緣西崖之半，攀石筍南下，穿石窟以出，復至洞中央矣。前眺尖峰，後矚飛梁，此洞之勝，內外兩絕。

出洞，取棕竹數枝，仍橫度坳脊，歷懸石，下危峽而抵麓。循麓東行又百步，有洞裂削崖間如「丁」字，上橫下豎，甚峻，其門南向。復北向抵崖下巨峽前，大石如室，累數石而上，皆倒攀懸躋升之。其上一石則高削數丈，無級可攀，而下有穴大如斗。蛇穿以入，中遂穹然，上高數百丈，外透而起，則「丁」字之豎裂也，而橫裂則仰之莫及矣。洞內夾壁而入，傾底而下，北進七八丈，折而東，始黑暗不可窮詰。乃出門穴，下累石，又循崖而東數百步，復入巨峽。其門亦南向，前有石界之。連躋石隙二重，其內夾下傾，亦如「丁」字岩。北進五六丈，亦折而東，則平而拓矣。暗中摸索，忽有光在足下，恍惚不定，余疑為蛇珠虎睛，及近索之，復不見。蓋石板之下，復有下層窟穴通於前崖，而上下交通處，穴小於門，遠則斜引下光，近則直墜莫睹。且其穴小而曲，不能蛇伏以下。遙矚其東二三丈，石板盡處，復有微光燦燦。匍匐就之，則其外界石如屏，中有細孔徑寸，屈曲相攢，透漏不一，可以外窺，而其下有孔獨巨，亦如斗大。乃以足先墜，然後懸手而下，遂及下層。其外亦有門南向，而內人不深。巖門內距屏石僅二丈，屏下又開扁窟，內入即前所望石板下窟穴也，然外視昏黑，不知其內通矣。由門外又循崖而東數丈，復得一岩。其門亦南向，內不甚深，而後壁石竅玲瓏，細穴旁披，亦可捫身轉隙，然無能破其局也。岩前崖懸磴絕，遂不能東，乃仍西歷前所入洞口，下及山麓。又東百步，有洞當北麓，其門亦南向。穿而入，則轉東，透峽四五丈而出，其門又東豁者也。〔聞古城洞在青鳥山前，東門渡江，三里可至，石壁對夾，中多種蔬者。〕時日將晡，恐渡舟晚不及濟，亟從舊路還，五里餘而抵龍江，渡舟適至，遂受之南濟，又穿城一里，抵香山已薄暮矣。

二〇八日 天色甚霽。晨起索飯，即同慧庵僧為多靈山之行。西南過雁山村，又過龍項村之北，共八里過彭嶺橋，其水即九龍北去之流也。又二里登彭嶺，其南隴有村，是為彭村。又西下嶺，西南轉入山塢，峽中堰而成塘，水滿浸焉。共五里，逾土嶺而下，於是遂與石山遇。又三里，南穿其峽，逾脊而西，其南乃擴然。循石峰南麓西行，二里，為黃窰村。其村之西，石峰前突，是為黃窰山。轉山嘴而西一里，有水自南岡土峽中瀉下，分為二派：一循山嘴東行，引環村之前；一搗山麓北入石峰而出其後。渡水溯流陟岡而上，則上流亦一巨塘也。山至是南北兩界，石峰遙列而中橫土脊，東望甚豁，直抵草塘，覺其勢漸下，而岡坡環合，反堰成此水。由塘上西行，又二里，則其水漸西流。又西南二里，下土窪，中則匯水一塘，自西北石峰下成澗而去。又西四里上土岡，見南山有村三四家，投之炊，其家閉戶避不出。久之，排戶入，與之煙少許，輒以村醪、山筍為供。飯而西行，四里，有石峰自西北中懸而來，至此危突，曰高獅山。又二里，逾山前土脊而下，又西南四里，過一荒址，則下遷村之遺也。又西上嶺，望見一水自南，一水自東，至此合流而西去，是為下遷江。其江西北流去。截流南渡，水漲流深，上及於胸。既渡，南上隴行三里，有村在南峰東麓，龍門之流瀦之而北，是為鹿橋村，大路在其嶺西。乃下嶺循南峰東麓西行，過一渾水塘，共二里越脊而下，又二里出土山之隘，於是塢遂南北遙豁，東西兩界皆石山矣。又有溪當石山之中，自南而北流去，路乃溯流南入。二里，過一石橋，由溪西南向行。又一里，有墟在路左，又有村在西山下，是曰黃村，則宜山西南之鄙矣。有全州道人惺一者，新結茅於此，遂投宿其中。是日尚有餘照，余足為草履所損，且老僧慧庵聞郡尊時以朔日行香寺中，欲明日先回，故不復前。

二〇九日 復從黃村墟覓一導者，別慧庵南向行。一里，有村在西麓，曰牛牢村。有一小水在其南，自西山峽中出，東入南來之溪，行者渡小水，從二水之中南向循出行。又一里餘，有岩突西峰之麓，其門東向，披棘入之，中平而不深。其南峰回塢夾，石竅縱橫，藤蘿擁蔽，則山窮水盡處也。蒙密中不知水何出，但聞潺潺有聲，來自足底耳。從此半里，躡級西上，石脊峻峭。逾坳而西，共一里而抵其下，見有溪自西南來，亦抵坳窟之下，穿其穴而東出，即為黃村上流者也。又南半里，乃渡其水西南行，山復開，環而成塢。二里，有村在西麓，是為都田村，一曰秦村，乃永順司之叔鄧德本所分轄者。又南二里，復渡其水之上流，其水乃西北山腋中發源者，即流入都田隘西穴，又東出而為黃村之水者也。又東南一里，陟土山之岡，於是轉出嶺坳，西向升降土岡之上，二里，為大歇嶺。石山又開南北兩界，中復土脊盤錯，始見多靈三峰如筆架，高懸西南二百里外。下嶺，又西南行夾塢中三里，乃西向升土山。其山較高，是為永順與其叔分界，下山是為永順境。

西由塢中入石山峽，漸轉西北行，其地寂無人居，而石峰離立，〔色青白成紋，態鬱紆若縷刻，〕色態俱奇。五里，路右有二岩駢啟，其門皆南向，東者在麓，可穿窳東出，而惜其卑；西者在崖，可攀石以上，而中甚幻。由門後透腋北入，狹竅漸暗，凌竇隙而上，轉而南出，已履洞之上矣。其下石板平如砥，薄若葉，踐之聲逢逢如行鼓上，中可容兩三榻。南有穴，下俯洞門，若層樓之窗，但自外望之，不覺其上之中虛耳。其結構絕似會仙山之百子岩，但百子粗拙而此幻巧，百子藉人力，而此出天上，勝當百倍之也。

坐久之，乃南下山，復西北行。一里，路漸降，北望石峰之頂，有岩聳然，其門東南向，外有朱痕，內透明穴，乃石樑之飛架峰頭者。下壑半里，轉而南，始與溪遇。其水西南自八洞來，至此折而西向石山峽中。乃絕流渡，又南二里，西望有村在山塢中。是為八洞村。又南一里，復南渡溪。過溪復南上，循山一里，轉而東南行一里半，直抵多靈北麓。路左有土山，自多靈天矯下墜。其後過腋處，有村數家，是為墳墓村，不知墓在何處也。從其前又轉而西南行，一里下山，絕流渡溪，其溪自南來，抵石山村之左，山環壑盡，遂搗入石穴，想即八洞溪之上矣。過溪又半里，北抵山麓，是為石山村。乃叩一老人家，登其欄而飯。望多靈正當其南，問其上，有廬而無居者。乃借鍋於老人，攜火於村。老人曳杖前導，仍渡溪，東南上土山，共二里，越岡得塢，已在墳墓村之南，與多靈無隔阂矣。老人乃指余登山道，曰：「此上已岐，不妨竟陟也。」老人始去。

余踐土麓東南上，路漸茅塞。披茅轉東北行二里，茅盡而土峽甚峻。攀之上，抵石崖下，則叢木陰森，石崖峭削，得石磴焉。忽聞犬聲，以為有人，久之不見；見竹捆駢置路傍，蓋他村之人乘上無人而竊其筍竹，見人至，輒棄竹而避之嶮岨間耳。於是攀磴上，磴為覆葉滿積，幾不得級。又一里，有巨木橫僕，穿其下而上，則老枋之巨，有三人抱者。乃復得坪焉，而茅庵倚之。其摩北向，頗高整，竹匡、木幾與夫跌跣灑掃之具俱備。有二桶尚存門米，惜乎人已久去，草沒雙扉，苔封古灶，令人恨不知何事憶人間也！令一人蕪火灶中，令一人覓火庵側，斷薪積竹，炊具甚富，而水不可得。其人反命曰：「庵兩旁俱無，亦無路。惟東北行，有路在草樹間，循崖甚遠，不知何之？」予從之，果半里而得泉。蓋山頂懸巖綴石，獨此腋萬木攢翳。水從崖石滴墜不絕，昔人鑿痕接竹，引之成流，以供筒酌。其前削崖斷梗，無可前矣。乃以兩筒攜水返庵，令隨夫浙米而炊。令導余西南入竹林中，覓登頂之道。

初有路影，乃取竹覓筍者所踐；竹盡而上，皆巨茅覆頂，披之不得其隙。一里，始逾一西走之脊。其脊之西，又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，下不能見，至是始陟之也。又從脊東上，皆短茅沒腰，踐之每驚。其路又一里，而始逾一南走之脊。其脊之南，亦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，北不能矚，至是又陟之也。〔此兩峰即大歇嶺所望合中峰為筆架者。〕於是從脊北上，短茅亦盡，石崖峻垂，攀石

隙以升，雖峻極，而手援足踐，反不似叢茅之易於顛覆也。直北上一里，遂凌絕頂。其頂孤懸特聳於眾石山之上，南北逾一丈，東西及五丈，惟南面可躋，而東西北三面皆嵌空懸崖，不受趾焉。頂之北，自頂平分直墜至庵前石磴下，皆巨木叢列，翳不可窺，惟遙望四面，叢山千垂萬簇，其脈似從西南來者。遙山外列，極北一抹乃五開、黎平之脊；極南叢叢，為思恩九司之嶺；惟東北稍豁，則黃寨、裡諸所從來者也。南壑之下，重坑隔阂間，時見有水汪汪，蓋都泥之一曲也。山高江逼，逆而來則見，隨而轉又相掩矣。此即石堰諸村之境也。山之東南垂，亦有小水潺潺，似從南向去，此必入都泥者，其在分脊嶺之南乎？土人言：「登此山者，必清齋數日，故昔有僧王姓者不能守戒，遂棄山而下。若登者不潔，必迷不得道。」以余視之，山無別岐，何以有迷也？又云：「山間四時皆尊，名花異果不絕於樹。然第可採食，懷之而下，輒復得迷。」若余所見者，引泉覆石之上，有葉如秋海棠而甚巨，有花如秋海棠而色白，嗅之萼，極清香，不知何種。而山頂巨木之巔，皆薔薇綠枝綴花，殷紅鮮耀，而不甚繁密。又有酸草，莖大如指，而赤如珊瑚，去皮食之，酸脆殊甚。亦有遺畦剩菜，已結子離離。而竹下龍孫，則悉為竊取者掘索已盡。此人亦當在迷路之列，豈向之驚余而竄避者，亦迷之一耶？

眺望峰頭久之，仍從故道下。返茅庵，暝色已合，急餐所炊粥，覺枯腸甚適。積薪佛座前作長明燈，以驅積陰之氣，乃架匡展簾而臥。

三月初一日 昧爽起，整衣冠叩佛座前，隨夫請下山而炊，余從也，但沸湯漱之而下。仍至石山村導路老人欄，浙米以炊。余挾導者覓勝後山，仰見石崖最高處，有洞門穹懸，隨小徑抵其西峽，以為將攀崖而上，乃穿腋而下者也。其隘甚逼，逾而北下，東峰皆峭壁，西峰皆懸竅，然其中石塊叢沓，蘿蔓蒙密，無可攀躋處也。其北隨峽而出，又通別場，不能窮焉。轉山村前，乃由其東覓溪水所從入，則洞穴穹然在山坳之下，其門南向，溪流搗入於中，其底平行而不潭。洞高二丈，闊亦二丈，深三四丈，水至後壁，旁分二門以入，其內遂昏黑莫可進。洞之前，有石柱當其右崖，穿柱而入，下有石坡尺許，傍流渡入，不煩涉水。由石柱內又西登一隙，上復有一龕焉。底平而上穹，亦有石柱前列，與水洞並向，第水洞下而此上，水洞寬而此隘耳。洞中之水，當即透山之背，東北而注於八洞之前者也。出洞，還飯老人家。仍東北循土山而下，渡水過八洞，又北渡水，東南轉入石山之峽，過前所憩洞前。又東入重塢，逾分脊之嶺，乃下嶺東北行塢，復陟岡轉破逾大歇嶺，乃北下渡溪，沽酒飲於秦村。又北向渡溪而逾都田之嶺，又從嶺東隨穴中出水北行而抵黃村庵，則惺一淪茶煮筍以待。余以足傷，姑憩而不行。乃取隨夫所摘多靈山頂芽茶，潔釜而焙之，以當吾〔鄉〕陽羨茶中茗茄，香色無異也。

初二日 別惺一，惺一送余以筍脯。乃北行渡溪橋，又北，乃東轉入山峽，逾平脊，東望渾水塘上嶺，東望鹿橋而北行。已而北下，渡大溪之水，其水昔高湧於胸，今乃不及臍矣。但北上而崖土淖滑，無可濯處，跣而行。逾坡而下，抵下阱村舊址，有淳澗焉，乃濯足納履。又東北逾一澗，乃東上高獅山之南阪。逾脊又東，升陟陂陀，路兩旁皆墜井懸窟，或深或淺，旨土山，石孔累累不盡。既而少憩上岡上，其南即截路村。又東逾一岡下塢，有塘一方，瀦水甚清，西北從石峰下破澗而去，叢木翳之，甚遙。又東逾岡，水從路側西流。又東則巨塘匯陂間，乃北墜而下，分為兩流，一北入山穴，一東循山嘴，環於黃寨村前，諸厓悉取澗焉。乃飯於村欄，詢觀岩之路。其人曰：「即在後山，但路須東逕草峽，北出峽口，西轉循山之陰，而後可得。」從之，遂東。甫出村，北望崖壁之半，有洞高穹，其門東向，甚峻迴，不可攀。草峽之南，有雙峰中懸，又有土山倚其下，是為裡諸村，聚落最盛。共二里半，北入草峽。又東北行一里，逾石脊而過，有岐西行，遂從之，即黃寨諸峰石山之陰也。其山排列西北去，北盡於孤山，所謂觀岩者正在其中。乃循山東麓行，又三里折而西南，半里而抵其下，則危崖上覆，下有深潭，水瀦其中，不知所出，惟從岩北隅瀉入巨門，其中窅黑，水聲甚沸。蓋水從山南來，泛底而出，瀦為此潭，當即黃寨之西〔巨塘〕分流而搗入山穴者，又透底而溢於此也。乃一出而復北入於穴，水與山和，其妙如此。覆岩之上，垂柱懸旌，紛紜歷亂，後壁石腳倒插潭中。其上旋龕回竇，亦嵌漏不一，〔俱隔潭不能至。〕潭東南亦有一岩北向，內不甚深；潭東北崖間有神祠焉，中有碑，按之，始知為小觀岩。神祠之後，即潭中之水搗入石門處，其門南向，甚高，望其中崆峒，莫須浮筏以進，不能竟入也。久之，仍從神祠東北出平疇，見有北趨路，從之，意可得大道入郡。既乃愈北，始知為獨山、懷遠道。欲轉步，忽見西山下有潭，淵然直逼石崖，崖南有穴，則前北向入門之流，又透此而出也。〔計所穿山腹中，亦不甚遙，若溯流入，當可抵水聲甚沸處。〕余欲溯流而入，時日已西昃，而足甚艱，遂從潭上東向覓畦而行。半里，將抵一村，忽墜坑而下，則前潭中之水北流南轉，遂散為平溪，濳村南而東去。其水甚闊，而深不及尺，導者負而渡。渡溪，遇婦人，詢去郡路幾許，知猶二里也。東北上崇涯，遂東出村前，有小路當從東南，導者循大路趨東北，蓋西北有大村，乃郡中趨懷遠大道。知其非是，乃下坡走亂畦中，既漸失路，畦水縱橫，躑躅者五六里。遇二人從南來，詢之，曰：「大道尚在北。」復莽行二里，乃得大道，直東向行。詢之途人，曰：「去城尚里。」返顧日色尚高，乃緩步而東。其道甚坦，五里，漸陟陂陀，路兩旁又多智井墜穴，〔與太平一轍。〕於是聞水聲淙淙，則石壑或斷或連，水走其底，人越其上，或架石為橋，俯瞰底水，所墜不一道，而皆不甚巨。蓋小觀之水出洞為溪，散衍諸畦血中，此其餘瀝，穿地峽而北泄於龍江者也。又東二里，逾岡而下，復得石壑，或斷或連，水散溜其下，與前橋同。此乃彭嶺橋之水，自九龍來，亦散衍畦血，故餘瀝穿峽而北，泄者亦無幾也。又東一里半，有庵峙路北，為西道。堂前有塘甚深衍，龍溪細流從東來注，而西北不見其所泄。又東一里，為西門街口，乃南越龍溪，循溪南東行，過山谷祠之後，又半里而抵香山寺，已昏黑矣。問馮使，猶未歸也。暑甚，亟浴於盆而臥。

初三日 余憩足寺中。郡人社會寺前，郡守始出行香。余倚北簷作達陸參戎書，有一人伺其旁，求觀焉，乃馮使之妻弟陳君仲也。言：「此書達陸君，馮當獲罪，求緩之。余當作書往促。」並攜余書去，曰：「明日當來代請。」已而又二人至，一曰謝還拙，一曰陳斗南。謝以貢貢生作教將樂而歸；陳以廩而被黜，復從事武科者也。二君見余篋中有文、項諸公手書，欲求歸一錄，余漫付之去。既暮，有河池所諸生杜、曾二君來宿寺中，為余言：「謝乃腐儒，而陳即君仲之叔，俗號『水晶』，言其外好看而內無實也。」

初四日 余晨起欲往覓陳、謝，比出寺東而陳、謝至，余同返寺中，坐談久之。又求觀黃石齋詩帖。久之去，余隨其後往拜，陳乃返諸公手書。觀其堂額，始知其祖名陳學夔，乃嘉靖末年進士，曾任常鎮兵使者，蒞吾邑，有愛女卒於任，葬西門外，為之題碑其上曰：「此兵使者陳學夔愛女之墓。吾去之後，不知將葬而去之乎？抑將憐而存之乎？是在常之人已。」過謝君之堂，謝君方留酌，而隨行者覓至，請還，曰：「有陳相公移酒在寺，相候甚久。」余以謝意不可卻，少留飲而後行。比還寺，復領陳君仲之酌。陳出文請正，在此中亦錚錚者。為余言，其鄰有楊君者，亦庠生，乃獨山爛土司之族，將往其地，「君可一拜之，俟之同行，不惟此路無虞，而前出黔境亦有導夫，此為最便。」余領之。

初五日 晨起，余往叩陳君。有韋老者，廩將貢矣，向以四等停，茲補試郡中，郡守以其文不堪，復再三令改作，因強余為捉刀。余辭再三，不能已，乃為之作二文。既飯，以稿畀韋，而往叩於陳，陳已他出矣。乃返宿於寺。

初六日 以一書畀吳守備，得其馬票。韋亦為余索夫票於臧揮使。以為馬與夫可必得，及索之，仍無應者。是日齋戒而占，惟思恩可行，而南丹不吉。其楊生之同行，亦似虛而不實。

初七日 索夫馬仍不得。楊姿勝來顧，乃阿迷州楊繩武之族也。言其往黔尚遲，而此中站騎甚難，須買馬可行。余占之，頗吉。已而馮使以一金來贖，侑以蔬酒，受之。既午，大雨傾盆，欲往楊處看騎，不果行。下午雨止，余作一柬托陳君仲代觀楊騎。是日為穀雨，占驗者以甘霖為上兆，不識吾鄉亦有之否也？

初九日 零雨濃雲，猶未全霽。營中以折馬錢至，不及僱騎者二。此間人之刁頑，實粵西所獨見也。欲行，陳君仲未至，姑待之。抵午不至，竟不成行。下午，自往其家，復他出。余作書其案頭作別，遂返寓，決為明日步行計。

自二月廿七日至慶遠，三月初日起程，共二三日。

慶遠郡城在龍江之南。龍江西自懷遠鎮，北憑空山，透石穴而出，循北界石山而東，其流少殺於羅木渡，而兩岸森石嶙峋過

之。江北石峰聳立，中為會仙，東為青鳥，西為宜山，又西為天門拜相山，〔即馮京祖墓。〕皆憑臨江北，中復開塢，北趨天河者也。江南即城。城南五里有石山一支，自西而東，若屏之立，中為龍隱洞山，東為屏山，西為大號山，又西為九龍山，皆蜿蜒郡南，為來脈者也。

郡城之脈西南自多靈山發軔。多靈西南為都泥，東北為龍江，二江中夾之脊也。東北走六□里，分支而盡於郡城。將抵城五里外，先列為九龍山，又東北為大號山，又北結為土山，曰料高山，則郡之案也。又北遂為郡城，而龍江截其北焉。

多靈山脈，直東走為草塘堡南之土脊，東起為石壁山，又東而直走為柳州江南岸諸山，又東南而盡於武宣之下柳江、都泥交會處。

龍江，郡之經流也。其東北有小江南入於龍，其源發於天河縣北界；其東南則五蛭橋諸流北入於龍，其源發於多靈山東境，皆郡城下流也。郡城西南又有小水南自料高山北來，抵墨池西流，是為龍溪，又西則九龍潭之水自九龍山北流，與之合而西北之龍江。此郡城之上流也。

西竺寺在城西門外，殿甚宏壯，為粵西所僅見，然寥落亦甚。其南為香山寺，寺前平地湧石環立，為門為峽，為峰為嶂，甚微而幻，若位置於英石盤中者。且小峰之上，每有巨樹箕踞，其根籠絡，與石為一，乾盤曲下覆，極似蘇閩盆累中雕紮而成者。寺西有池，中亦有石。池北郡守岳和聲建香林書院，以存宋趙清獻公故跡。又西北為黃文節祠，後有臥龍石，前有龍谿西流。宋守署張自明因文節遺風，捐數□萬錢建祠及龍谿書院，今規模已廢而碑圖猶存祠中。其東北即西竺寺也。

城內外俱茅舍，居民亦凋敝之甚，乃粵西府郡之最疲者。聞昔盛時，江北居民瀕江瞰流亦不下數千家，自戊午饑荒，蠻賊交出，遂鞠為草莽，二□年未得生聚，真可哀也。

繞城之勝有三：早北山，則會仙也；日南山，則龍隱也；日西山，則九龍也。

龍隱岩在郡城南五里，石峰東隅迴環北轉處也。前有三門，俱西向；後通山背亦有三門，俱東南向。其中上下層疊，縱橫連絡，無不〔貫〕通。今將中道交加處，以巨〔石〕窒其穴，洞遂分而為二。蓋北偏一門最高敞，前有佛宇，僧淨庵棲之；南偏二門在山腋間，最南者前多宋刻，張丹霞諸詩俱在焉；其中門已無路。余先從南門入，北透暗穴，反從上層下瞰得之，而無從下。仍出南門，攀搜到其處，再攜炬入，遂盡其奧裡。

北門西向高穹，前列佛宇三楹，洞高不礙其朗。內置金仙像，兩旁鐫刻皆近代筆，無宋人者。數丈後稍隘，而偏於南畔遂暗黑矣。秉炬直東入，又數丈，有岐在南崖之上。攀木梯而登，南向入穴，有一窪下陷如井，橫木板於上以渡。又南，則西壁下有紋一縷，緣崖根而臥，鱗脊蜿蜒，與崖根不即不離，此即所稱龍之「隱」者。外碑有記，謂其龍有昂首奮爪之形，則未之睹矣。又南數丈，逾一隘，遂俯石級下墜，則下層穴道亦南北成隙。南透則與中門內穴通，不知何人以巨石窒而塞之。北透過二隘，仰其上，則橫板上渡處也。再北，竇隘而窮，遂從橫板之竅攀空而上。蓋上瞰則空懸無底，而下躋則攀躍可升也。仍北下木梯，復東向直入，又逾一隘，有岐復南去。從之，漸見前竅有光輝輝，則已透山而得後門矣。又數丈，抵後門。其門東南向，瞰平曠；山麓有溪一支，環而北透其腋，即五蛭之東流之分而北者；其前復有石山一支環繞為塢，成洞天焉。仍北返分岐處，復東向直入，又數丈，則巨石中踞。由其北隙側身挨入，有智井憑空下陷，大三四丈，深亦如之。乃懸梯投炬，令一人垂索而下，兩人從上援索以攀梯。其人既下，余亦隨之。又東南入一竅，中復有穴，下墜甚隘而深，〔一飛鼠驚竄上。〕從其西南攀崖而上，崖內復有智井空陷，燭之不見其底。循其上西南入穴，遂無可通處。乃仍下，從懸梯攀索而上，依故道直西而出前門。

南門在北河南二百餘步出腋間，俗謂之雙門洞。洞前宋刻頗多，而方信孺所題一洞，中分路口三者，亦在焉。其詩載《一統志》。其上又有張自明《丹霞絕句》曰：「玉玲瓏外玉崔嵬，似與三生識面來。自有此山。有此，遊人到此合徘徊。」此《志》所未載也。其左右又有平蠻諸碑，皆宋人年月。由門東向入，輒橫裂而分南北，若「丁」字形。南向忽明透山腹，數丈而出後門，此亦後門之最南者也；北向內分兩岐，直北遙望有光，若明若暗；東北懸崖而上，累碎石垣橫截之。乃先從直北透腋平入，其下有深窞，循其上若踐棧道焉。數丈，北抵透明處，則有門西辟在五丈之下，而此則北門之上層也。其前列柱生楞，飛崖下懸，與下洞若隔。從隙間俯窺下洞，洞底平直；從履下深入，洞前明敞，恍然一堂皇焉。上層逾隘北轉，昏黑不能入。乃從故道南還，復出南門，索炬於北岩，復入。北至分岐處，乃東北逾石垣而下，其內寬宏窈窕，上高下平；數轉約二□丈而透出東門，則後門之中也。其前猶壘石為門，置灶積薪，乃土人之樵而食息者。崖旁有遺粟，則戊午盜盜者之所藏。門內五丈，有岐東南去，轉而西南，共□餘丈而窮。

中門在南門北數□步，與南門只隔一崖，上下懸絕，叢簣密翳，須下而復上。搜剔久之，乃得其門。亟覓炬索火於北岩，由門東入，其後壁之上，即南來之上層也。從其下入峽，峽窮，攀而上，其南即上層北轉處，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也，而援側坂可通焉。其東直進又五六丈，有穴穿而下，以大石窒而塞之，即北洞交通之會，而為人所中斷者也。大抵北洞後通之門一，南洞後通之門二，而中洞則南通南洞之上層，北通北洞之奧窟。是山東南西南三面無不貫徹，惟北山不通，而頂有蚺蛇洞另辟一境云。

蚺蛇洞在龍隱山北絕頂。由山麓遂其東北一里，溪水從兩山峽中破壁西北來，水石交和，漱空倒影，曳翠成聲，自成一壑，幽趣窈然。渡水，共一里，南向攀崖而上，兩崖如削瓜倒垂，中凹若割，突石累累。緣之上躋，兩旁佳木叢藤，蒙密搖颺，時度響颺。上一里，則洞門穹然北向，正與郡城相對；前有土山當其中，障溪西北去，而環籠成塢者也。門之中，石柱玲瓏綴疊，前浮為台，其東辟洞空朗，多外透之竇。東崖既窮，轉竅南入。始昏黑，須炬入，數丈無復旁竅，乃出。仰眺東崖之上，復有重龕。攀崖上躋，則外龕甚大，內龕又重綴其上。坐內龕，前對外龕之北，有竇一圓恰當其中，若明鏡之照焉。此洞極幽極爽，可憩可棲，惜無瀉澗，奈艱於遠汲何！

盧僧洞有龍隱北洞之旁，去北數□步即是。其門亦西向而甚隘，今有葬穴於中者，可笑也。既入，中辟一室，從東北攀隙上，又得一小室，其東北輿上懸垂蓋，下聳圓筍，若人之首，即指以為盧僧者也。昔吁江張自明候選都門，遇一僧曰：「君當得宜州，至時幸毋相忘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以數測之。」問：「居何處？」曰：「南山。」因以香一枝畀之，曰：「依此香覓找，即知所在。」後果得宜，抵南山訪之，皆曰：「僧已久去，不知所向矣。」張乃出香爇之，其煙直入此洞，隨之入，遂與盧遇。余以為所遇者，即此石之似僧者耳。或又謂：「盧僧自洞出迎，飲以茶。茶中有鼻注，張不能飲。侍者飲之，輒飛騰去。張遂憤而死。忽有風吹其棺，葬九龍洞石間。其棺數□年前猶露一角，今則石合而周之矣。」其說甚怪，不足信也。

九龍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岡之上，有潭一泓，深窞無底，而匯水常溢，北流成溪。九龍洞石山在其南，張自明禱雨有應，請封典焉。石山之北，有岩北向，前有石屏其中，若樹塞門。由西隙入，其內辟為巨室，而不甚高。後復有石柱一圍，當洞之中，前立穹碑，曰「郡守張自明墓」。此實石也，何以墓為？從墓東隙乘炬南入，又南則狹隘止容一人，愈下愈卑，不容人矣。仍出洞門，有一碑臥其前，中篆「紫華丹台」四大字，甚古。兩旁題詩一絕，左行曰：「百尺長兮手獨提，金烏玉兔兩東西。」右行止存一句曰：「成言一了閒遊戲，」及下句一「赤」字，以下則碑碎無可覓矣。其字乃行草，而極其適活之妙，必宋人筆。惜其碑已碎，並失題者姓名，為可恨！岩之西下又有一峽門，南入甚深而隘，秉炬入，□餘丈而止。底多丸石如丹，第其色黃，不若向武者瑩白耳。東下又有一覆壁，橫拓甚廣而平。倚杖北眺，當與羲皇不遠。〔去岩東北四里，石陣排列，自西而東如插屏，直至於香山寺前，俗稱為「鐵索係孤舟」云。〕余覽罷，即從北行，東渡龍潭北流之澗，東北三里而抵香山寺。寺僧言：「九龍洞甚深，須易數炬；此洞猶丹霞墓，非九龍岩也。」

會仙山在龍江之北，南面正臨郡城，渡江半里，即抵其麓。其山盤崖峻疊，東西南三面俱無可上，惟北面山腋間可拾級而登。路從西麓北向行，抵山西北隅，乃東向上躋。第一層，岐而南為百子岩；第二層，岐而南為雪花洞，岐而北為百丈深井岩；直東上嶺脊，轉而南為絕頂。此皆西北面之勝也。從東麓北向上，直抵絕壁之下，最東北隅者，為丹流閣，又循崖而西為東觀，又西為白

龍洞，又西為中觀，又西為西觀。此皆東南面之勝也。東南之勝在絕壁下，而中觀當正南之中；西北之勝在絕頂上，而玄帝殿踞正南之極；而直北之深井，則上自山巔，下徹山底，中辟奧穴，獨當一面焉。

百子岩在會仙山西崖之半，其門西向。由下門入三丈餘，梯空而上，上復疊為洞，若樓閣然，前門復出下門之上。洞雖不深崇，而辟為兩重，自覺靈幻。內置送子大士，故名。是山石色皆青黝，而洞石獨赭。南又一洞與上層並列，已青石矣。

雪花洞在會仙山西崖，乃百子之上，而絕頂之側也。其洞西北向，前有庵奉觀音大士。側疊石為台，置室其上，則釋子所棲也。由大士龕後乘炬入，門頗不宏；漸入漸崇拓，有石柱石門；宛轉數曲，復漸狹；其下石始崎嶇，非復平底矣。越一小潭，其內南轉而路遂窮。洞在最高處，而能窈窕深入，石柱之端，垂水滴瀝不絕，僧以器承之，足以供眾，不煩遠汲，故此處獨有僧棲。余酌水飲之，甘冽不減惠泉也。夜宿洞側台上，三面陡臨絕壑，覺灑氣上通帝座。

絕頂中懸霄漢，江流如帶橫於下，郡城如棋局布其前，東界則青鳥山，西界則天門拜相山，俱自北而南，分擁左右，若張兩翼。而宜山則近在西腋，以其卑小宜眾，則此山之巖巖壓眾可知矣。峰頂有玄帝殿，頗巨而無居者。殿後有片石凌空，若鼓翼張喙者然。

深井在絕頂之北，與雪花洞平列。路由二天門東北行，忽從山頂中陷而下，周回大數□丈，深且百丈。四面俱巖削下嵌，密樹擁垂，古藤糾結，下瞰不見其底，獨南面石崖自山巔直削而下。下有洞，其門北向，高穹上及崖半，其內下平中遠，反可斜矚。蓋洞上崖削無片隙，樹莫能緣也。崖之西北峰頭，有石橫突穹中，踞其上，正與洞門對。傍又有平石一方如砥，是曰棋枰石，言仙自洞下出，升峰頭而弈也。余晚停杖雪花洞，有書生鮑姓者引至橫突石上，俯瞰旁矚，心目俱動。忽幽風度隙，蘭氣襲人，奚啻兩翅欲飛，更覺通體換骨矣，安得百丈青絲懸轆轤而垂之下也！僧言其洞直通山南，穿江底而出南山。通山南之說有之，若雲穿江別度，則臆說也。

中觀在會仙山南崖之下。緣石坡而上，至此則轟崖削立。前有三清殿，已圯。上有玄帝像，倚崖綴石而奉之。像後即洞門，南向。篝燈而入，歷一室，輒後崖前起。攀而上，復得龕一圓，可以趺坐，不甚深。其東崖上大書有「四遇亭」三字。循崖而東三百步，得白龍岩。

白龍洞在中觀之東危崖下，〔洞南向。〕入門即西行，乘炬漸轉西北，其底平坦，愈入愈崇宏；二□丈之內，有石柱中懸，長撐洞頂，極為偉麗。其內有岐東上，而西北仍平，入已愈開拓。中有白石一圓，高三尺，尖圓平整，極似羅篋而成者，其為仙塚無疑。塚後有巨石中互，四旁愈擴。穿隙而入，其內石柱更多。北入數丈，過一隘，又數丈，石壁忽湧起，如蓮下垂，而下無旁竇可入。望其上復窅然深矣，然離地三四丈，無極以登。乃從故道出，仍過白石塚至東上之岐，攀躋而上。其石高下成級，入數丈，石柱夾而成門。逾門脊東下，其處深而擴，底平而多碎石漫其中。漸轉而北，恐火炬不給，乃返步由故道出。余游是洞，以雲臥閣僧為導，取芻洞口，未及束炬，故初入至白石塚而出；再取芻入，至石壁高懸，無級以登而出；三取芻入，從東岐逾隘下深底，將北轉而出。三出皆以散草易爇，不能持久也。洞口有劉素詩一絕，甚佳，上刻「白龍洞」三大字。

東觀在白龍洞東北二百餘步，前有三茅真人殿，殿後穹岩覆空，其門南向，中如堂皇，亦置金仙像。東西俱有奧室，東奧下而窅黑，西奧上而通明。岩前大書「雲深」二字，國初彭揮使筆也。殿西有洞高穹，其門東向。門之南偏，有石筍高二丈餘，鑿為立佛，東向洞外；門之北偏，有石屏高三丈餘，鑿為坐佛，西向洞中。其洞崇峻崆峒，西入數丈，忽下墜深坑，上嵌危石，洞轉北入，益深益宏。蓋下陷之坑，透石北轉於下，上穹之洞，凌石北轉於上，中皆嵌之石，橫跨側偃，架則為梁，空則為淵，彼此間阻，不能逾涉，故無深入之路，第一望杳黑而已。是洞有題崖者，亦曰「白龍」，又曰「白龍雙洞」，乃知洞原有二，前之所入乃西洞，此乃東洞也。西洞路平可行，此洞石嵌，無容著足，其深遠皆不可測。洞門題刻頗多，然無宋人筆，雖多者皆永樂間題，有永樂四年廬陵郭子廬僉憲《小記》云：「此乃陸仙翁休服修煉處，石牀、丹灶、仙桃、玉井猶存。」按《百粵風土志》，仙翁又名禹臣，唐時人，豈名與字之不同耶？洞兩旁龕竇甚多，皆昔人趺坐之所。殿東有小室，亦俱就圯。

丹流閣在東觀東北二百餘步，其上危崖至此一折矣。崖前有小閣兩重，皆就圯。後閣中置文昌司命像。閣西有洞西入，其門東向，甚高。門之內，有石夾聳成關，架小廬其上，亦甚幽爽，皆昔人棲真之處也。由洞內西入數□丈，漸隘而北轉，路亦漸黑，似無深入處，遂不及篝燈。閣北上崖裂折，下嶺倒墜，北路遂盡，此中觀東北之勝也。

西觀在中觀西三百餘步危崖之上，上下皆石壁懸互。後有洞，亦南向。余至中觀，仰眺不見，遂折而東行；既下山麓，始回睇見之，不及復往矣。〔聞會仙山西南層崖上，又有仙姑岩，由西南山麓攀躋上，當在西觀上層，雪花、百子岩南崖，無正道也。〕此中觀西崖之勝也。

宜山在會仙山之西，龍江之北，其東又有小石一支並起，曰小宜山。二山孤懸眾峰之間，按《志》以其小而卑，宜於眾，故名。舊宜山縣在江南岸、西竺寺西，正與此山相對。或又稱古宜山縣在江北，豈即在此山下耶？縣今為附郭矣。

多靈山最高聳。其上四時皆春，瑤花仙果，不絕於樹。登其巔，四望無與障者。其山在郡城西南九□里，永順司鄧宗勝之境，乃龍江西南，都泥江東北，二江中分之脊也。其來脈當自南丹分枝南下，結為此山；東行至青塘之南，過脊為石壁堡山；又東走而環於柳江之南，為穿山驛諸山；而東盡於象州之西南境，柳、都二江交會之間。

臥雲閣在龍江北半里，周氏之別墅也。周氏兄弟五人，俱發雋。營園於此，名金谷。今已殘落，寂無一人。惟閣三楹猶整潔，前後以樹掩映可愛。主人已舍為玉皇閣，而中未有像，適一老僧自雪花分來守此，余同徜徉於中。其西南臨江，又有觀音閣，頗勝而有主者，余不及登。

初□日 晨起飯於香山寺，雲氣勃勃未已，遂別慧庵行，西〔取南丹道去。〕隨龍溪半里，逾其北，即西門外街之盡外也。又半里，見又一溪反自西來，乃九龍之流散諸田壑，北經西道堂之前東折而來。龍溪又西流而合，兩水合於西街盡處，即從路下北入石穴而注於江。又半里，過西道堂，又西五里，過前小觀還所過石橋架於石壑間者，其水乃小觀所出之支也。過橋，西南有岐，即前小觀所來大路，從橋西直行，乃懷遠大道也。直西行又三里，望見西北江流從北山下一曲，蓋自郡西來，皆循江南岸行，而江深不可見，至是一曲，始得而見之。江北岸之山，自宜山之西連峰至此，突而西盡，曰雞鳴山。其西之連峰，又從雞鳴後環而去者也。憶前從小觀來，誤涉水畦；既得大道後，即涉一石壑，有石架壑上，其下流水潺潺，深不可晰。又東二里，復過一石壑，其架石亦如之。今所過止東壑石橋一所，其西壑者，路已出其北，橋應在其南，但橋下北注之水，不知竟從何出，豈亦入穴而不可睹耶？向疑二橋之水，一為小觀，一為九龍，以今觀之，當俱為小觀，非九龍也。於是兩界石山俱漸轉西北。從中塢行，又□里，有山中峙於兩界之間，曰獨山，峭削孤聳，亦獨秀之流也。獨山南有村數□家，在南山下，曰中火鋪。又西北一里逾土岡，復望見西北大江一曲，自西而東。又西北一里，直逼南界石山而行。路北則土阜高下，江北復石峰蜿蜒，路瀕南峰，江瀕北峰，而上山盤界其間，復不見江焉。是時山雨大至，如傾盆倒峽，溪流之北入江者，聲不絕也。又五里，兩界之中，又起石峰一支，路遂界其北，江遂界其南。雨雖漸止，而泥滑不堪著足，行甚蹇也。又三里，轉南界石嘴，有泉一泓，獨止石窩間，甚澄碧。其西有岩北向，前有大石屏門而峙，洞深五丈，中高外闊，後壁如蓮花，葉蕊層層相疊，而綴隙扁狹，可窺而不可入焉。又西北二里，南山後遜外攢，中開一宕北向，數家倚之，曰大峒堡。入而炊於欄，問：「洞何在？」曰：「在南山之背。從堡後南入峽，尚三四里而至，一曰大洞，一曰天門洞，有楚氓開壑其內焉。」蓋自堡北望之，則南峰迴環如玦，人至堡後，又如蓮瓣自裂，可披而入也。過大洞堡，升降陂陀，又□里，逾土山而下，則江流自南而北橫天塹焉。其西岸即為懷遠鎮。時隨夫挑擔不勝重，匍匐不前，待久之而後渡。江闊半於慶遠，乃懷遠鎮之南江也。懷遠鎮在江之西岸，其北尚有北江即今小環江自思恩縣北中州來，與南江合於懷遠之下流，舟溯南江至懷遠而止。是晚宿懷遠鎮之保正家，而送夫之取於堡中者，尚在其西土山上。蓋是處民供府縣，而軍送武差。

□一日 晨起，保正以二夫送至安遠堡換兵夫，久之後行。於是石山遙列，或斷或續，中俱土山盤錯矣。西北五里，上土

山，轉而北，已乃復西北升降坡隴，每有小水，皆北流。共二□里，過中火鋪，又西北三里，為謝表堡。其堡當土山夾中，一阜孤懸，惟前面可上，後乃匯水山谷，浸麓為塘，東西兩腋，亦水環之。堡在山上，數家而已。候夫久而行。又北逾一嶺，五里，有數□家在東山下，曰舊軍。時已過午，賞酒一壺，酌於路隅石上。石間有小水亂（流）。其南一穴伏石壑下，噴流而出，獨清洌殊甚。又西北，塢中皆成平疇，望見西北石山橫列於前，共八里，循南界石峰之麓，於是與西北石山又夾而成東西塢。路由其中，轉向西行，逾一橫互土脊，則此小水之分界也。由此西望，則羊角山灣豎於兩界之中，此叱石之最大者也。又西二里，抵德勝鎮之東營。時尚下午，候營目不至，遂自炊而食。既飯，欲往河池所，問相去尚五里。問韋家山、袁家山、蓮花塘，諸俱在德勝。遂散步鎮間，還宿於東營。是日下午已霽，余以為久晴兆；及中夜，雨復作。

□二日 晨起，飯畢而雨不止。令顧奴押營夫擔行李，先往德勝西營。余入德勝東巷門，一里，折而北，半里，抵北山下。過觀音庵，不入，由庵左自庵登山。有洞在山椒，其門南向，高約五丈，後有巨柱中屏，穿東西隙，俱可入，則稍下而暗。余先讀觀音庵碑，雲庵後為獅子洞，故知此洞為獅子。又聞之土人云：「袁家山有洞，深透山後。」窺此洞深杳，亦必此山。時洞外雨潺潺，山頂有玉皇閣，欲上索炬入洞，而閣僧適下山，其中無人。乃令隨夫。下觀音庵索炬，余持傘登山。石磴曲綴石崖間，甚峻，數曲而上，則閣上為僧所局，閣下置薪可為炬。余亟取之，投崖下。歷崖兩層，見兩僧在洞口，余疑為上玉皇閣僧也，及至，則隨夫亦在焉。僧乃觀音庵者，一曰禪一，一曰映玉，乃奉主僧滿室命以茶來迎，且導余入洞者。遂同之，更取前投崖下薪，多束炬入。遂由屏柱東隙，又北進數丈，則洞遂高拓，中有擎天柱、犀牛望月、鶯嘴、石船諸名狀。更東折數丈，則北面有光熠熠自上倒影，以為此出洞之所也；然東去尚有道杳黑，乃益張炬東覓之，又約五丈而止。乃仍出北去，向明而投。抵其下，則懸石巉岨，光透其上，如數月並引。余疑，將攀石以登，忽有平峽繞其左而轉，遂北透出，其門北向，又在前所望透明之下也。出洞，南向攀叢崖而上，則石萼攢杳，如從蓮花瓣上行，緣透明穴外過，又如垂簾隔幕也。南向上山頂，遂從玉皇閣後入，則閣僧已歸。登閣憑眺，則德勝千家鱗次，眾峰排簇，盡在目中。仍從二導僧下山，〔折磴石崖間，凡數曲下，出〕過獅子洞前，下入觀音庵，謝滿室而別。

遂出，南半里，過德勝街，街方墟集為市。雨中截街而南，又半里抵韋家山。從山之西麓攀級而登，崖懸峽轉，有樹倒垂其上，如虯龍舞空。上有別柯，從巖門橫架巨樹之杪，合而為一，同為糾連翔翬之勢。其橫架處，獨枝體穿漏，無一空剔竅，似雕鏤成之者。巖門在上下削崖間，其門西向，前瞰樹杪，就隘為門。前有小台，石橫臥崖端，若欄之護險。再上，有觀音閣當洞門。由其右入洞，洞分兩支：一從閣後東向入，轉而南，遂暗，秉炬窮之，五丈而止，無他竇也；一從閣西東向入，下一級，轉而北，亦暗，秉炬窮之，□丈而止，亦無他竇也。大抵此洞雖嵌空，而實無深入處，不若獅子洞之直透山後。然獅子勝在中通，而此洞勝在外嵌，憑虛臨深，上下削崖，雖披掩映，此為勝絕矣。觀音閣之左為僧臥龕，上下皆峭岩，僧以竹扉外障；而南盡處餘隙丈餘，亦若台榭空懸，僧亦將並障。余勸其橫木於前，欄而不障以臨眺，僧從之。此僧本停錫未幾，傳聞此洞亦深透於後，正欲一窮，余以錢界之，令多置火炬以從，其僧欣然。時有廣東客二人聞之，亦迫隨入。及入而遍索，竟無深透之穴，乃止。洞門下懸級之端，亦有一門，入之深不過四丈，而又甚狹，遂下山，山下雨猶潺潺也。仍半里，出德勝街之中，隨街西向行，過分司前。又一里，出德勝西街門，又西一里，有營在路北，是為德勝營。往問行李，又挑而送至河池所矣。仍出至大路，稍西，遂從岐南過一小溪。半里，平原中亂石叢簇，〔分裂不一，〕中有瀦水一泓，〔澄無片草，〕石尖之上，亦有跨樹盤絡，如香山寺前狀。〔石片更稠合，間以潭渚，尤奇。〕潭西又有一石峽，內亦瀦水，想下與潭通。其上則石分峽轉，不一其勝也。其南有石獨高而巨，僧結茅於上，是為蓮花庵，亦如香山寺前之梵室。〔門就石隙，東西北俱小流環之，地較香山幽麗特絕。〕但僧就峽壁間畜豬聚穢，不免唐突冒犯靈區耳。峽水之西，又有古廟三楹，扁而無人。前有庵已半圯，有木幾、巨凳滿其內，而竟無棲守。石虛雲冷，為之憮然，乃返。

北出大路，又西過一石樑，其下水頗小，自北而南，又東環蓮花庵之東，又西繞其前而南去，此乃南入南江之流也。又西經一古台門，則路但磚甃，而旁舍寥落，不若德勝矣。又西一里，入河池所東門。所有磚城，中開四門，而所署傾盡，居舍無幾，則戊午歲凶，為寇所焚劫，蕩為草莽也。擔停於所西軍舍，穢陋不堪。乃易衣履至東街叩杜實徵，不在舍。返寓，之東門，實徵引至其書室，則所土阜上福山庵後楹也。庵僧窮甚，無薪以炊，仍炊於軍家，移食於庵，並行李移入。下午，令顧僕及隨夫以書及軍符白管所揮使劉君，適他出，抵暮歸曰：「當即奉叩，以晚，須凌晨至也。」

□三日 晨起欲謁劉君，方往市覓東，而劉已先至。饋程甚腆，余止收其米肉二種。已而東至，乃答拜其署，乃新覆茅成之者。商所適道，劉君曰：「南丹路大而遠，第土官家亂，下司路不通；與荔波行，路近而山險，瑤僮即時出沒。思恩西界有河背嶺，極高峻，為畏途，竟日無人，西抵茅濫而後入荔波境，始可起夫去。但此路須眾人，乃行。」先是，戚指揮以護送牌惠余，曰：「如由荔波，令日軍房玉潔送。」蓋荔波諸土蠻素懾服於戚，而房乃其影，嘗包送客貨往來。劉君命房至，親諭之送，房唯唯，而實無行意，將以索重賄也。從署中望北山岩，如屏端嵌一粟。既出欲游北山，有王君以東來拜，且為劉君致留款意。已劉君以東來招，余乃不游北山而酌於劉署。同酌者為王憲周、杜實徵及實徵之兄杜體乾，皆河池所學生也。曾生獨後至。席間實徵言其岳陳夢熊將往南丹，曰：「此地獨岩夫難，若同之行，當無齊人之懼。」劉君命童子往招之，不至。余持兩端，心惑焉。

□四日 以月忌，姑緩陳君行。余卜之，則南丹吉而荔波有阻。及再占，又取荔波。余惑終不解。乃出北門，為北山之游。北山者，在城北一里餘；拾級而上者，亦幾一里。削崖三層，而置佛宇於二層之上、上層之下。出北門，先由平整行，不半里，有亂石聳立路隅，為門為標，為屏為梁，為筍為芝，奇秀不一，更巧於蓮花塘、香山寺者。又北幾一里，北向陟山，危磴倚雲崖而上，曲折亦幾一里。進隘門，有殿宇三楹，僧以索食先下掩其扉，自下望之，以為不得入矣，及排之，則掩而不扃也。入其中，上扁為「雲深閣」，右扁有記一篇，乃春元董其英者，言嘗讀書此中，覓閣東音石，為置茅亭。今從庵來，覓亭址，不可得。而庵之西，凌削崖而去，上下皆絕壁，而縑路若痕。已從絕壁下匯水一坎，乃鑿堰而壅，壅者有滴瀝，從倒崖垂下匯之，以供晨夕而已。庵無他奇異，惟臨深憑遠，眺擊甚遙。南望多靈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，正當庵前；西之羊角山，東之韋家山，則庵下東西兩標也。

徙倚久之，仍下山至所城北門外，東循大路行。已岐而東北，共一里，入壽山寺。亂石一區，水縱橫匯其中，從石巔構室三四處，以奉神佛，高下不一。先從石端得室一楹，中置金仙。其西則石隙南北橫墜，澄流瀦焉，若鴻溝之界者。以石板為橋，渡而西，有側石一隊，亦南北屏列，其上下有穴如門。又穿而西，有庵北向，前匯為塘，亦石所擁而成者。庵後聳石獨高，上有室三楹，中置一像，衣冠偉然，一老人指為張總爺，而所中諸生皆謂之文昌像。余於福山寺閱《河陽八景詩》，有征蠻將軍張濬《跋》，謂得之壽山巖石間，乃萬曆戊子闕師過此，則此像為張君無疑。以無文記，後生莫識，遂以文昌事之，而不知為張也。憑弔既久，西南一里，入所城東門，返福山寓。令奴子買鹽覓夫於德勝，為明日行計。余作記寓中。已而杜實徵同其岳陳生至，為余覓夫，汝明日同為南丹行。是日午後霽，至晚而碧空如洗，冰輪東上，神思躍然。

□五日 晨起，天色如洗，亟飯而行。劉君來送，復往謝之，遂同杜實徵同至其岳陳處候之。出北門，即西向行。涉一澗，七里，過羊角山之北，候換夫於西村，竟不至。久之遂南逾土岡，望西峰環轉處，有洞在山巔，東南向，其門甚巨，疑即所謂新岩者。土岡之南，山又分東西二方，由其塢中南向行，五里，漸見路左小水唧唧行，已而有小水從西北石山下來合，涉北來水循之，又南二里，為都街村，有數家在西山之麓。又南二里，循溪入土山峽中，其峽甚逼。又一里半，轉而東，又一里半，溪乃南去，路西逾土坳，始出險，所謂都街隴也。隴之中，草木虧蔽，為盜賊藪。數日前猶御人其間，余得掉臂而過，甚幸也。下坳西行三里，有茅舍一楹在山北，為稅司。其西一里即為落索村，都街之流又西轉至此，由村南人峽去，路從村從北陟山。西北二里半，過石下，有巨石蹲路北，上有榕緣絡之。又西一里，有巨洞在路右山之半，其門東南向，而高懸殊甚，望之神飛。適擔夫停擔於下，余急覓勇北向攀崖，茅塞無路。諸人呼於下，余益奮而上，遂凌藤棘，抵其下。前亦多棕竹，頗巨。洞門甚高，內甚爽豁，深□丈而

止。右有小竇，甚隘而中空，不識何蛇伏而入否？洞前有石，分兩岐倒垂其頂。余方獨憩，以陳君候余於下，遂返。又西二里，宿於馬草塘之北村。其村在北峰之麓，村西有江自北峽來，穿西峽而去，即東江之上流也。村氓茅欄甚巨，而下俱板鋪，前架竹為台。主人出茅瀘酒勸客。陳君曰：「此皆賊子也。」是夜，月從東山出，明潔如洗。自入春來，曉旭宵輪，竟晨夕無纖翳，惟此日見之。

□六日 晨起，微雲薄翳，已不如昨宵之明徹矣。飯後，南逾土阜而下，是為馬草塘。東西俱有峰夾之，塘獨低而窪，真菴符之藪也。二里，越而南，又西三里，有江自北而南，深嵌危崖間，所謂東江也。其南有數家在岡塢間，泊舟於下，呼之不為渡，乃自取其舟渡而西。其江大數丈，而深不測，再南下數里，即與金城江合而入石穴中，透出永泰裡，而下懷遠鎮為南江者也。由江西岸北行半里，轉而西下又四里半，為界牌村，是為宜山縣、河池州界。村之東南有山中懸，即東江西北岸之山也。山之南，有塢豁然東南去，則金城之江已在南山之北，向此隙東注而下，與東江合者，第此處猶未之見耳。又西二里，有山在路北，峭崖屏削，上多紋理，虯乾緣之，掩映間有若兜冑，有若戈矛，土人指為南丹莫氏之祖掛盔甲所成者，乃附會形似而言也。又西一里，路北有石聳出峰頭，薄若片雲擎空，上有歧角之物，土人指為犀牛，而不知犀乃獨角也。又西一里為大灣村，村在北山之麓。村東有窪岩，有水自北山石穴南出，流宕底三丈餘，復南入地穴而注於江。又西則路出臨江北岸，溯之西行一里，其江自西南來，北流至此，折而東去。路從折處直西行，一里，過一小石樑，其下亂石嵯峨，而瀉無滴水。其南有村在南山之麓，為橋步村。又西三里，有江自北而南，其闊□丈餘，其深與東江並，乃自荔波來者，其源當亦出於黔南，是為金城渡。渡北之西岸，有水懸崖，平瀉一二丈，聲轟如雷，東注大江，則官村南來之水也。大江南去，轉而東過大灣，與東江合，又南抵南嶺，而搗入石穴數里，而出於永泰裡以下懷遠者也。時渡舟在江西岸，候久之，乃至。登西岸，復西向行，則山回壑轉，始為峒而不為峽。三里，有小溪自南而北，溯溪南行半里，有梁跨其上，甚高整，是為南橋。越橋西半里，其塢乃西南轉，有村在路右，是為壘街。又西南三里，山嶂轉拓，有村在西南山麓，曰官村。路折而南，溯溪西一里，過官村前。又南一里，循西南南嘴轉入西峽，半里，有巨石峙北山之麓，老榕偃蓋其上，為行者憩息之所。又西一里，北山復起石岩，其色黃白煥然，與前所過諸山異。又西半里，有村在北山麓，是為鬼岩村，人登其欄而憩焉，於是村始見瓦欄。蓋德勝間用瓦而非欄，河池所無欄而皆茅覆，河池以西則諸欄無非茅覆者，獨此村用瓦。主人韋姓，其老者已醉，而少者頗賢，出醇醪醉客，以糟芹為案。山家清供，不意諸蠻中得之，亦一奇也。是日晝陰，而夜月甚皎。

□七日 及明而飯，南向行。半里，得東來大路，有塢直南而去，墟當其中，是為鬼岩墟。

復西向循南山北麓行，又西里餘，有岩在南山之半，其門西北向，即鬼岩矣。洞中遙望杳黑，土人祀神像於其間，故謂之「鬼」。從其下西登坳，石級頗整。共一里，逾坳西下，自是石土二山交錯，而石亦有土矣。西界山又南北成塢，有細流號號流塢中，南向而去，即東回北轉而繞於官村之前者也。既下，溯細流北行塢中一里，則兩界山又轉為東西塢。仍溯細流西向行三里，有石堰細流之上，疑即所謂丁蘭堰。上瀦流一方，瀦堰隙東下，是為濫觴之始，而源實出於都明嶺之東麓。渡堰而南，循南山麓西行，又二里，過盧塘村。蓋南北兩界山夾持成塢，塢底平窪，旱則涸，漲則成塘，有村在北山下，路循塘南行。又一里，復有堰當上流，又越之西二里，乃復上土嶺半里，逾嶺坳而西下又半里，有泉一泓出路左石穴，西向汨汨，無漲涸，亦無停息，勺而飲之，甘冽殊甚，出穴即墜石穴而下，號號有聲。其處山猶東西成塢。循北界山隨流東下三里，有村在南山下，曰都明村。村後南山既盡，有峽南去，則那地州道也；而河池之道，則西北行土隴間。又二里，渡石樑而西，橋下水北流，當亦東北入金城上流者。其源則一東自都明嶺之石穴，一南自下河嶺北來，二流合而成澗者也。又西北四里，陟一土岡。由岡上又西北二里，有兩三家在北阜下，為乾照村，炊湯飯於其欄。遂從村側北上土嶺，由嶺畔北行共三里，下至西麓，有大溪自南而北，即所謂河池江也。江底頗巨，皆碎石平鋪，而無瀉澗。橫渡登西岸，北望則石峰回合，即有流亦無出處，不知此流漲時從何而出？蓋北卓立之峰，其下有洞，門南向，當即江水透入之處也。其處南北兩界又俱石山排列，江形西自河池州之南，東向至此，折而北搗入山。又西循枯江北岸行一里，則江底砂石，間有細流淙淙矣。又西七里，入河池州之東門。州城乃土牆，上覆以茅，城中居民凋蔽，但草茅而無瓦舍。其山南北對峙，中成東西塢，而大溪橫其中，東至乾照后土山，互截為前門溪，轉而北，入石穴；西至大山嶺石脊，為後鑰水之所從發者也。抵州才過午，穿州出西門，寓茅舍中。以陸東馬符索騎於州尊蕭。蕭公即為發票，取夫騎各二，不少羈焉。

□八日 晨餐後得二騎差役，即以馬夫二名作挑夫影射。既而蕭公復以腆儀來賂，余受其筍脯，而盡壁其餘。入城買帖作謝柬，久乃得之，行已上午矣。西向山塢行三里，有溪自北山南流，合於西來大溪。乃渡北溯大溪北岸行，又七里，有村在南山之塢，有瓦室焉，名楊村。循北山麓行，又二里，有飛石覆空而出，平壓行人之上。已而上危級，見級外倚深坑，內有懸穴，中空下陷，洪流溢其底焉。既上，從山半行，遂循崖北轉，又成南北之峽，山湊而為東西兩界矣。循東崖溯流上，升陟三里，渡溪而北，逾一坡而下，見東峽石壁危削，上有穹岩，下有駢峽，但聞水聲喧甚，以為自墮峽而下也，而旁眺不見影。稍前，則溪水猶自北來，復渡之。循溪東行峽中，三里，水窮峽盡。北上嶺一里，又從嶺頭行一里，出兩山坳間，有石垣兩重，屬兩峰之左右，是為大山嶺，河池、南丹之界也。逾嶺北下，遂為丹州境。轉而西二里，渡小水，其水南去。復西南逾一嶺，復與水遇，隨之西北行，共三里，復渡水，水匯於石壁下，遂就之而飯。又隨水出峽，西二里，山勢漸開，近山皆變石為土，南山下有茅一二楹矣。隨小水西行三里，漸轉而北，土山塢盡，西山隴間有數□家倚之，是為土寨關，則南丹土稅之鑰也。路在東山之麓，遂北上土嶺。其東來之水，似無北流之隙，惟西北有巨山懸削，想亦從其下入穴以注大江，而下金城、東江者，未親晰也。北下土嶺，其塢中小水亦自東而注西南，似亦逼懸削巨山而去。於是復西北上嶺，升陟共五里，轉出嶺頭，始有巨塢西北去，路從其西山嶺半行，又五里曰步村。茅舍數家在西山隴上，皆江右人，為行李居停者。時錫賈擔夫三百餘人，占室已滿，無可托足，遂北向下隴前西北塢中。水至是轉而西南去，有木梁架其上，覆以亭，亦此中所僅見者。度梁而上隴，其塢遂轉東西。於是西向行五里，有四五家在南山隴間，曰岩田村。中有瓦欄三楹頗巨，亟投之，則老嫗幼孩，室如懸磬，而上瓦下板，俱多破孔裂痕。蓋此乃巨目家，前州亂時，為賊所攻掠而破，遺此老稚，久避他鄉，而始歸故土者。久之覓得一鍋，僅炊粥為餐，遂席板而臥。

□九日 平明起，炊飯而行。細雨霏霏。西向行土山間，三上三下共□里。有水自東北注西南，深不及膝，闊約五六丈，是為大江。其源發於西北叢山壑中，南流東轉而至永順界，合東江下流者也。渡江，又西逾一嶺，共五里，轉下一塢。其塢中有一水東南去，溯之行，其水曲折塢中，屢涉之，俄頃數□次。共三里，有水一支自西北來，一支自正西來，遂轉而向西溯之。又半里，有村在北山之麓，其名曰金村，乃是站之當鑰者。〔其地西往錫坑止□五里，西北去南丹州五□里。〕入其欄，頭目方往百步墟，乃坐而待之。雨時灑時止。陳夢熊從此入錫坑，遂別去。余候頭目，抵晚始歸。

二□日 晨起，雨霏霏。飯而候夫，久之乃紮竹為輿，止得其一，而少其一，上午始行。雨中遂東北逾土山，一里餘，越其脊，乃西北下，深茅沒徑。又里許，穿翳而降至塢底，則有小水自南而北，大路亦自南隨之，則錫坑道也。從之北一里，又有一水自西南來，二水合而東北去，水東有村在東山下，是曰雷家村，山峽稍開。又一里，遂轉而為東西塢，有大溪自西而來，合南來小溪，東去即南轉而為大江者也。於是溯溪南上山北麓行，西向升陟共□里，有茅數楹在南山之半，曰灰羅廠，皆出錫之所也。由其下又西一里，其塢西盡，有土山橫其中，一小水自西北，一大水自西南，二水合於橫嶺之下。於是涉小水西上橫嶺，嶺東路旁有簪井種種，深數丈，而圓僅如井大，似鑿掘而成者，即錫穴也。逾嶺西下共四里，又與前西南來大溪遇。其溪方北曲而南，遂絕流而西，其峽復東西開。溯溪行其中，屢左右涉之，四里為西楞村，又一水自西北來入，路從大溪南岸行。又一里，路左有岐逾嶺而南，想往錫坑道也。又西，有溪自南峽來合，其溪亦巨，與西來之溪等。於是又橫涉南溪口，仍溯西來溪南岸行。又五里，有村在南山，曰大徐村。村之西，其峽復開，田始連勝，水盤折其中。又屢涉之，四里，直抵西山下。溯流轉而北，一里，乃涉水上西山。初上甚峻，望北塢山環壑盡，瀑流從山腋懸空直噴，界群碧間，如玉龍百丈。粵西皆石山森幻，〔故懸水最艱，〕惟此景獨

見。憶前自全之打狗嶺亦北望見之，至此已迂迴數千里，涉歷經年，忽於此得睹，亦汗漫中一奇遇也。西向援土級而上，瞻顧一里而不能釋，已而漸逾嶺南，始不復見。又迤邐循北峰而西上者二里，逾一脊，脊北路隅是為打錫關，乃錫買自錫坑而來者。昔於此徵稅，有居舍，自去年亂後被燹，遂無居人。由此西下半裡，即有壑當峽之西，遂轉而北，山夾成峽。又下半里，水始成澗北去，隨之又半里，渡澗西，緣崖北行一里半，出峽。前峽又自東北向西南，乃循崖轉而西南行，兩大至。既而復屢涉此澗，澗乃南去，路乃西逾山坳。共二里，復行塢間，半里，循北山之崖，前澗復自南來，涉之。西北行又半里，又一溪自南峽來，其水頗大，與前澗合而北，橫堰而瀦之。從堰西向北行，又一里而渡南丹之南橋，暮雨如注，雷電交作，急覓逆旅而稅駕焉。

南丹之水北流經州治東。其山東西分界，州治在西山下。其東有街，南北依溪而列。中有一街西入，大石坊跨其前，曰：「據忠報國，崇整精微。」粵省所未見者。由坊下進街西行，街盡，又入一石卷門。門內有關帝廟，西向，前亦有坊。其西即巨塘匯水，南北各有峰，自西山環臂而前，塘水直浸其麓。塘中有堤，東西長互數丈，兩端各架木為橋，而亭其上。越西橋，又西過一廢苑，則州治在西南小石峰下。其門北向，前亦有石坊，而四圍土牆不甚崇整，此下署也。州官所居，則在圍上。圍上者，即署後小石峰之巔。路由署中登，乃莫公因家難後移此以避不測者。蓋西界群峰蜿蜒，其南北兩支東突者，既若左右臂，又有一支中下特起為石峰，而下署倚之，圍結於上，三面峭削，惟南面有坳可登。圍之後復起小峰，與圍中連若馬鞍，其後與崇山並夾為深坑，其下有小水東南出而注於大溪，此署左第一層界水也。

圍山之北，其山西斷，有洞裂山下。其門東南向，正與圍山對。門頂甚平，亦有圓柱倒垂。門之中即有二巨石危踞，中開一峽僅尺許，北入三四丈，折而西，稍下，則西巨石之後也。與洞後壁北距丈餘，西深二丈餘，窅黑無可見，不識有旁竇否？西巨石之上，其面高下不一，皆若台榭可棲，第四壁懸絕，俱無級可登。東石亦然，第後即聯綴於洞壁，無後繞之隙，而石台之前，有石柱上聳接於洞頂，為異西石耳。西石之西，又有小隙穹石，而北峽中架梯一兩層，即可登石上，由西石跨石二尺，即可達東石之端，惜此中人不知點綴耳。由岩前北行半里，其山又開東西塢，循西山嘴轉而西行，又有水自西峽來，東北向而入大溪，即清水塘之下流也。溯之西行，又半里，渡一橋亭。橋南有石崖障流，內匯水一池，昔水從橋下出，今搗崖根而東，不北由橋下矣。渡橋稍西，逾一岡，即清水塘。塘南北兩山成夾，中開東西塢，西則大山屏其後，東即石崖所障水口也。寺在其中，東向而立。入門即為方塘，四週石砌，匯水於中，不深而甚激。前層架閣塘中，閣後越塘又中互一亭，亭南北塘中，復供石於水，兩旁各架閣於塘為左右廂。亭西則玉皇閣也，亦從塘中鑿石為基，而中通水道者。閣下位真武，上位玉皇，而真武之後，又從塘中架閣一層，下跨水上，為棲憩之所，上與玉皇閣聯架為一，置三世佛焉。佛後有窗，可平眺西峰，下瞰塘水臺臺從地中溢起。塘之外，皆有垣周之，層樓疊閣，俱架於水中，而佛像皆整麗，亦粵西所未見。惜乎中無一僧，水空雲冷，惟聞唧唧溪聲而已。寺為天啟七年莫公伋所建，前年以潛，鞭殺僧，遂無居者。寺南有溪自西南掖中來，即由寺前東去者。寺北有大道西向逾嶺去，是通巴鵝而達平洲者。寺前水東去，經石崖水口，又東出而注大溪，此署左第二重界水也。

署右第一重界水，即前來所涉堰上南峽之流，第二重即打錫關東來之澗，二水合為大溪而經州前。

二〇一日 平明起，天已大霽，以陸公書投莫。莫在圍，不及往叩，以名柬去，余乃候飯於寓中。既午，散步東街，渡塘堤，經州治前，而西循圍山北壁下行，共一里，入北山南向石洞。又從洞前西北行半里，轉而西南又半里，渡橋亭，入清水塘，返寓已下午。莫公饋米肉與酒，熟而酌之。迨晚霽甚。

二〇二日 五更頗寒，迨起而雲氣復翳。站人言夫將至，可亟炊飯。既飯而夫仍不齊。先是，余無以為贄，以晶章二枚並入饋，豈一並收入後，竟無回音。余索帖再三，諸人俱互相推委，若冀余行即已者。余不得已，往叩掌案劉，為言其故。劉曰：「昨誤以為銀硃簿物，竟漫置之，不意其為寶物也，當即入言。但斯時未起，須緩一日程可耳。」余不得已，從之。候至更餘，劉猶在圍未歸，乃悶悶臥。

銀錫二廠，在南丹州東南四〇里，在金村西〇五里，其南去那地州亦四〇里。其地〔廠有三：〕曰新州，屬南丹；曰高峰，屬河池州；曰中坑，屬那地。皆產銀、錫。三地相間僅一二里，皆客省客賈所集。按《志》有高峰砦，即此高峰之廠，獨屬河池，而其地實錯於南丹、那地之間，達州必由南丹境。想以礦穴所在，故三分其地也。又有灰羅廠，止產錫。有孟英山，止產銀。

二〇三日 候夫不至，總站徐曰「以昨禮未酬，尚須待一日。」余求去不得，惟悶悶偃坐而已。至午後，始以兩晶章還余，而損其一，餘五色，則為諸人乾沒矣。是日午間雷雨，晚大霽。

由銀錫廠而南，兩日程至涯洞，有大江自西而東，為那地、東蘭二州界。其渡處名河水渡，其上流來自泗城界，其下流東歷永順土司北五里。即下石堰，為羅木渡者也。

南丹東八〇餘里抵大山嶺，為河池州界；東南四〇里過新州，為那地州界；西三日程約一百五〇里抵巴鵝，北為平洲四寨界，西為泗城州界；西北二日程約一百里過六寨，為獨山下司界；東北日半程約七〇里抵東界，為荔波縣界。

南丹米肉諸物價俱兩倍於他處。惟銀賤而甚低，其等甚大，中國銀不堪使也。龍眼樹至此無。

二〇四日 晨起，陰雲四合，是日為立夏。飯而待夫，久不至，上午止得四名，二名猶未至。余不能待，以二名擔行李，以二名肩輿行。出街北，直北行山塢間，一里半，大溪向東北去，略折而西北，逾土嶺。二里半，逾嶺西下，有水自東南來，北向而去，渡之南行，於是石峰復出，或回合，或逼仄，高樹密枝，蒙翳深倩，時午日漸曛，如行綠幄中。已溯峽西入，惟聞水聲潺潺，而翳密不辨其從出，想亦必東向之流，然石路甚大，不若州東皆從草莽中行也。共三里，有石峰中立於兩山峽間，高銳逾於眾，而兩旁夾壁反從，益覺崢嶸。由其南夾西透，又陟嶺一里，西南逾脊，其南即深坑下墜，亦如嶺北者之密翳沉碧也。由嶺上西循北峰，又逾脊西下，共里餘，由兩山夾中西出，曰夾山關。夾西即有數家倚北峰下，其後削崖如屏，前則新篁密箐，路從其下行。忽北山之麓，石崖飛架，有小水自西來，漱石崖之腳，北入石洞中。洞門南向，在浮崖之東村後危崖之下，水自南搗入，當亦透北山而泄於南丹下流者也。由浮崖下溯細流西行，其內復回田一壑，南麓又有村數〇家。又西三里，逾土山下，西北又一里，有水自西南土峽中來，東抵石崖下，轉而北去，路亦渡水而北。二里，水由東北塢中去，由小岐西北升陟，岡阜高下，共四里，乃下嶺。又西南轉入山塢，為彝州村，日已下午矣。炊而易騎，由塢中隨細流東北行。一里，涉溪，又一里，逾坳乃轉西北，細流在山峽中，亦西北轉。已北渡一峽，復北上山，緣西山之半行，共二里，峰頭石路甚崎嶇，其下峽中水亦自南而北，又有一東來小水湊合於其下而北去。又北行逾嶺而下，則峽中匯水甚深，想即前水之轉而西也。渡之，循澗北行，有堰截澗中，故其東水及馬腹耳。共一里，又有小水自西土峽來，合而東去。從其合處仍渡而北，則東來大路復至是會，乃循之西北上嶺。一里，逾土山隘，則北面石山屏立而東，路循南界土山西北行，兩界之中復有田塍，東西開塢，有小水界其中，亦東向去。又西二里餘，塢南北山下俱有村，多瓦舍，曰欄路村。大路直西向山陰去，從岐北向渡溪，一里，逾北界石山下，轉西行半里，宿於蠟北村。

二〇五日 味爽，由蠟北村稍西復北入峽中，半里，逾小脊北下，半里，抵尖高峰下。其處另成一峒，有一二茅舍倚尖峰下。竟峒東北行二里，有村在西山之麓，曰尚村。又北半里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，其門東南向，外層甚敞，中壁如屏，又辟內門甚深。路由東山崖上行，隔塢對望之，藤蘿罨掛，中有水自洞門潺潺出，前成澗南流西折去。又東北半里，逾嶺脊，頗峻。東西峰俱石崖，而此脊獨土。逾之東北下一里，又成一峒，曰街旁村。送者欲換夫騎，而居人不承，強送者復前。於是西北登嶺，嶺上下多倚崖隨壑之舍。一里，逾嶺下而復上，又西北二里，復逾嶺西轉北向行，有村在東山之半，甚眾。循之北行二里，有尖山豎東峰之上，甚銳，下有瓦房，環籬回堵，頗不似諸村落。其西界有山高聳，冠於諸峰，此始為南下多靈兩江。分界之脊，與所行東峰對夾成塢。中開大壑，自南而北，即前欄路村西行大道，轉而為此塢者也。塢中土山之上，叢樹蔭蔥，居室鱗次。與此村東西相對者曰芒場，此大道所經者；余以站騎就村相換，故就此小道。然村夫沿門求代，彼皆不承，屢前屢止，強之不行。方無可奈何，適有一少年懸劍插箭至，促其速行，則南丹莫君所遣令箭送余者，始得復前。又北逾一嶺，又北一里，飯於壁坳村。數家在東峰之半，前

多踞石排列，置廬其間，實為選勝，而土人莫之知也。既飯，易騎至而無鞍，乃令二夫先以擔行，站夫再往芒場覓鞍；久之仍不得，乃伐竹縛輿；輿成而候夫；又久之馬至，已下午矣，乃西向行。先是，壁坳站夫言：「西北石山嵯峨，其下有村曰蠻王，此峰亦曰蠻（王）峰。」乃望之西行，越一土阜西下，共二里，有澗自南而北，逾澗又北上嶺，逾土山二重，共一里，下至土峽中，有小水自北而南，溯之北上一里，直抵蠻王峰下。其岫嶠駢聳最，西南峰頂有石曲起，反躬北向，上復直聳如首，豈即所謂「蠻王」者耶？時顧僕挈夫擔在蠻王村，尚隔一夾，呼余直西從大道，彼亦從村押夫來。半里，會於峰之西，乃轉而循峰西夾北向行。其夾會水於中，北上半里，夾中猶土田，而水已北注，是為北來山脊，至蠻王而西渡南下，峙為芒場西最高之峰，以至多靈，為都泥、金城兩江之界者也。北隨水行半里，其水西向去，路西北又半里，逾嶺而下半里，西南山界擴然，北界石山之脊自西而東，有尖峰豎其上，環其西南為大壑，田隴高下，諸廬舍倚其東北尖峰下。又里許，登其欄曰郊崗村，又名頭水站，有水自東北脊間出，為都泥旁支之上流，此「頭」名所由起也。村人以酒食獻，餐之，易騎行。西北一里半，有路逾北夾而去，乃導者由岐西出峰南。又半里，復易夫，始知其為小路就村也。又西一里，雷雨大至，俄頃而過。又西一里，登一堡，導者欲易騎，其人不從，只易夫而行。乃挾峰北轉，越嶺而下。又西南墜，共二里，渡一澗，又西北行一里，始與東來大道合。復西北逾嶺三里，望北石山脊嵯峨，諸廬舍倚其上，而尚隔一壑。又西，大道西去，由岐北轉，從北山下東向行，一里，上抵飄渺村。其村倚山半，南向，東有尖峰高插嶺頭，西有危崖斜騫岡上。村前平墜為壑，田隴盤錯，自上望之，壑中諸隴皆四週環墜，高下旋疊，極似堆漆雕紋。蓋自蠻王峰西渡脊而北，至此水皆西南入都泥，壑皆耕犁無隙，居人亦甚稠，所稱巴坪哨，亦一方之沃壤也。是晚，雨後即霽甚。

二□六日 晨起，飯而候騎，命夫先擔行；待久之，乃得騎。由西峰突崖下西向行，二里，逾嶺西北下塢中。其塢東西開夾，中底甚平，東匯堰為塘，溯之西行，塘盡而成草窪。共西半里，有墟場在路隅，曰巴平場。其西有深夾自西北來，為此東西夾上流，場乃挾右而轉者。路度夾而西，復上嶺，半里，逾脊西下，於是成南北夾。路轉北行半里，夾仍東西轉，路又西向半里，此夾中皆平底草蔓，似可為田。於是復西逾隘脊，其脊止高丈許，脊東即所行草壑，脊西則水溢成溪。隨溪西行半里，渡，從北山下行，過一坳，有三四家倚之。又西半里，大路直西去，以就村覓夫故，又南由岐涉溪逾南坳，共一里，得村於南塢中，曰潭瑣。居村頗盛，山轉中環，又成一峒。又飯而候夫，久乃得之。下山半里，由西北峽出，即前西流之溪矣。由溪南西行半里，溪轉而北，路亦隨之。於是山開東西兩界：東界山皆自東而西突，凡五六峰，西面皆平削下墜，排列而北，若「五老」西向；西界山則土峰蜿蜒，與東界對列成峽，澗由其中北向去。從澗西循西山東麓北行半里，有小水東注於澗，渡之又北一里半，抵一嶺，澗折而東去，路乃北逾嶺。一里，則大路自東來合。又東一里，有澗亦東注，渡之北，又一里，有水一泓，在路側樹根下石隙間，清冽殊異。又北一里，又有水自西北峽中來，東出與石泓北流之水合，似透東北峽而去，路溯西北峽而入。其峽灣環，北自東序。南來，是名羊角衝，為此中伏莽之徒所公行無憚處。輿夫指路側偃草，為數日前殺人之區，過之惻然。入峽一里，東眺已逼東界突山下。又北則突山既盡，其塢大開。東望一峰尖迥而起，中空如合掌，懸架於眾峰之間，空明下透，其上合處僅徒楨之湊，千尺白雲，東映危峰腋間，正如吳門匹練，香爐瀑雪，不復辨其為山為雲也。自桂林來，所見穿山甚多，雖高下不一，內外交透，若此剗空環翠者，得未曾有。此地極粵西第一窮微，亦得此第一奇勝，不負數日走磨牙吮血之區也。又北一里，有村懸西峰石坡上，曰東序村，乃六寨極南之首村也。縛輿換夫。東北二里，復換夫。西北逾一嶺而下，共一里半，有場曰六寨場。轉北而東又半里，有溪自東來，獨木橋渡其北。一里，有石峰中懸兩峽間，前有數□家倚之，是為六寨哨。縛輿換夫，從東峽北行一里，轉而西入峽。其水東流，溯之入又一里餘，大路直西逾隘，由岐西北就村半里，得潭村在北村下。頭目韋姓出帖呈覽，以忠勇免差者。余諭之送，其人出酒肉餉，以騎送余。其地北有崇崖，有洞，門西南向，高懸崖上；南有絕壁，有洞，門東北向，深透壁間。從小路下西坡，交大路而南，二里，抵南洞之前。循石壁西，又一里，轉入南山峽中，東南入塢，有村曰銀村。待夫久之，晚而縛輿，昏黑就道。西北循山出峽，轉而西，共三里，宿於晚宛南村。

二□七日 晨起，不及飯，村人輿就即行。循西山而北，石壑中漸有水東自潭村兩麓來，流而成溪。半里，渡溪北行，半里，有村在西山下，溪流環其前，村東向臨之，為晚宛中村，其長又半里。路隔溪，隨之北又一里，渡橋而西，飯於晚宛北村。換夫東渡橋，遂東北行一里半，逾東岡，有村在岡北懸阜上。又換夫，北下岡，渡一澗，復一里半，北上一岡，是為岵夕村，乃丹州極北之寨也。〔由此西去兩日程，曰羅猴，為泗城東北境，都泥上流所經也。〕飯而換馬，北下阜，過一澗，於是北上岡隴，漸逾坳而北，三上三下。塢中俱荒蕪，無復耕墜，其水皆西南流，故知東北即大山之脊矣。共五里，為山界，土人指以為與貴州下司分界處，此不特南丹北盡，實粵西西北盡處也。

逾脊北下，水猶西南流。又從嶺北再升一土嶺，共一里，北出石山之隘，是為艱坪嶺。石骨稜削，對峙為門，是為南北二水分界。北下一里，石路嶙峋，草木蒙密，馬足躍石齒間，無可著蹄處，正伏莽者弄兵之窟，余得掉臂而過，亦幸矣哉！既下，西向行峽中，水似西流，而似無出處。一里，始復睹墜田。又西半里，轉而北，峽中墜乃大辟。又北一里，有村在西塢，曰由彝村，是為下司東南第一村，亦貴省東南第一村也。南丹送騎及今箭牢子辭去。待夫甚久，擔先去，暮，騎至。西北二里至山寨，又逾嶺涉澗，越數村，夜行八里而抵下司，俱閉戶莫啟。久之，得一家啟戶人，臥地無草，遍覓之，得薪一束，不飯而臥。